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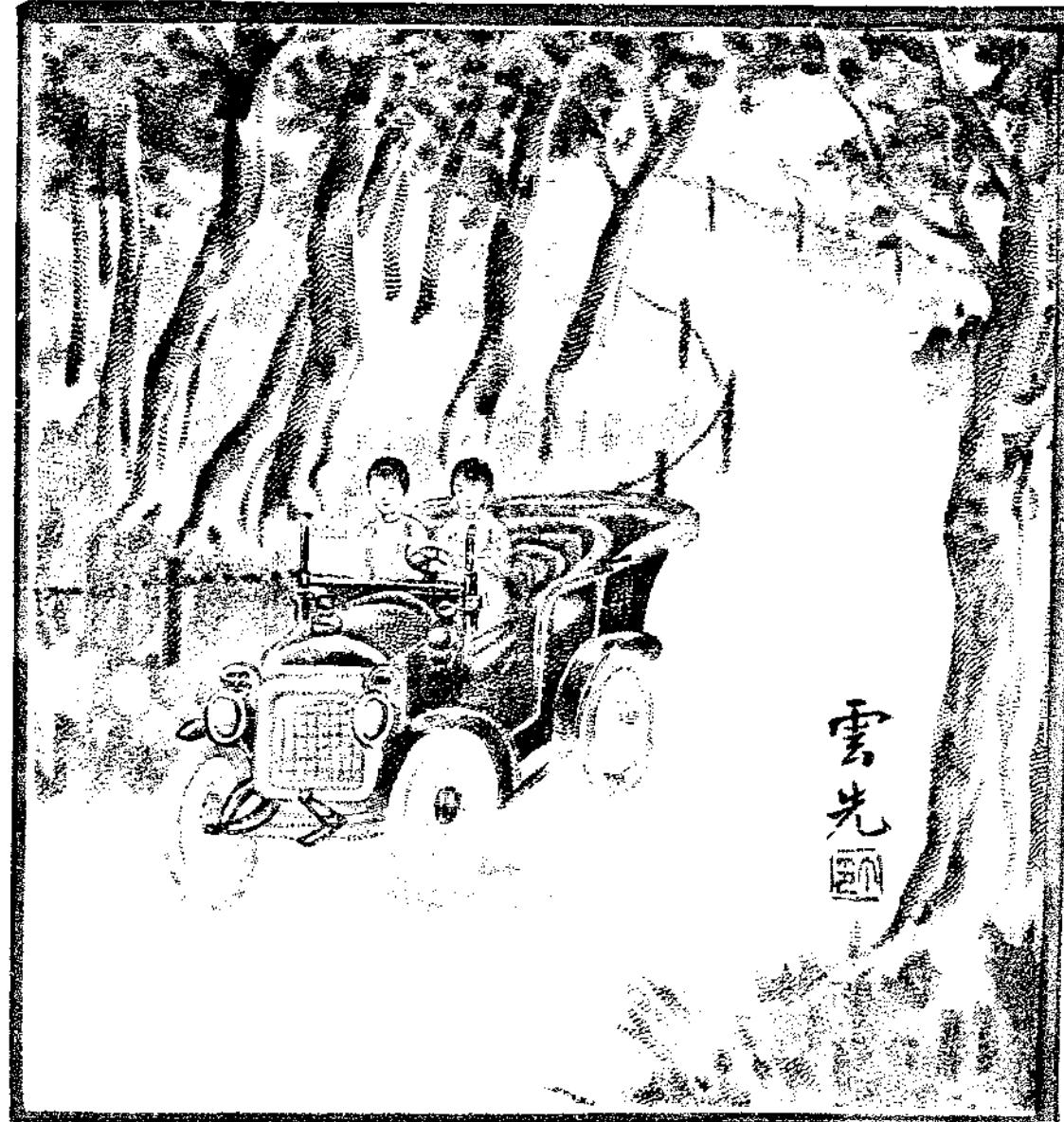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二卷五期

言志

雜誌



雲先

上海世界圖書集成公司行

#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美 南  
華 美  
駐 美  
有 限 公  
司 紅 烟



溽暑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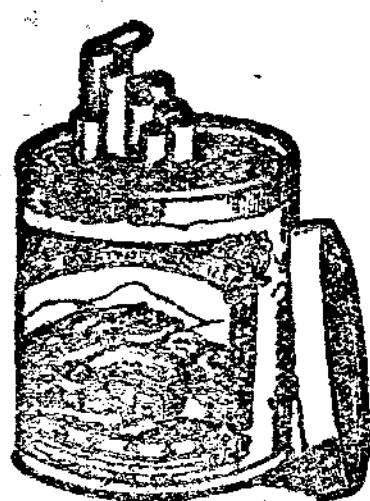
易致煩悶。

試吸

長城牌香烟一枝。

則積鬱全消。

精神回復可知。  
此烟之品質佳也。



內有獎券

中國南

津兄弟

烟草公司  
出品

可換贈品



藏書館 國京 南

目次

# 第五十五期目次

十二年九月七日  
陰歷癸亥七月念七日發行

## 短篇小說

貯物室內的死屍

徐卓呆

紅雨霏屑

徐碧波

文壇趣話

施濟羣

臭屁文章徵題大揭曉

程瞻廬

樓空

沈禹鐘

好春簃譜贊

孫璫媛

廣義山雜纂

伍受真

鳳仙小傳

許瘦蝶

論調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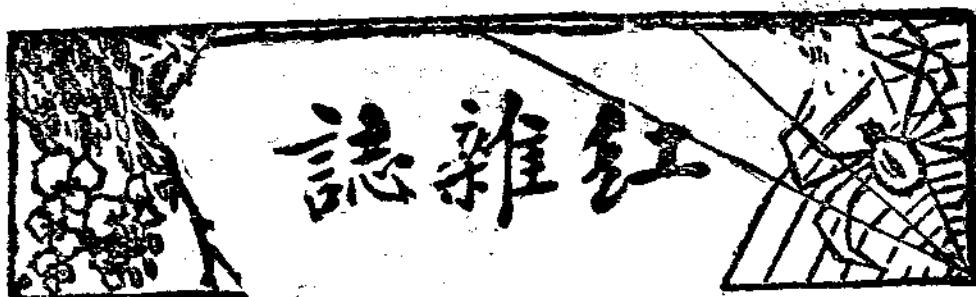
趙茗狂

笑話



# 紅雜誌





# 紅雜誌

狗屎香新蘇灑  
戚飯牛

登徒子雜記  
程瞻廬

夏蟲小贊  
胡寄塵

紅友  
指嚴遺著

荷花大少供詞  
許舜屏

絕妙厭勝術  
戚飯牛

遊戲詩話  
鄭逸梅

饕餮家言  
朱楓隱

惡嫂子  
金純女士

##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効聞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不肖生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四回 除障礙葉奶奶薦友 憤牽制孔太太拒夫



# 對讀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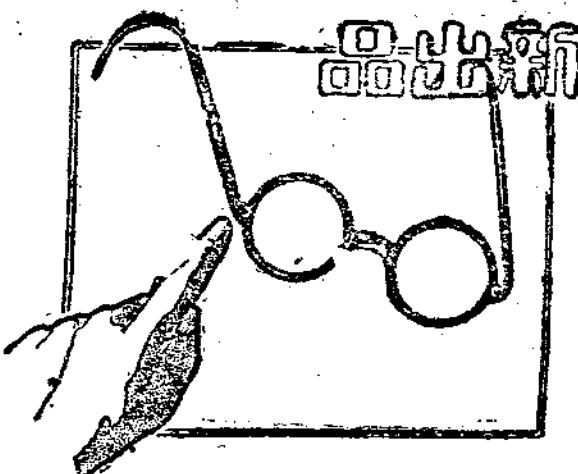
本雜誌五十三期刊刊了篇『機會』。讀者很是贊成。要求時常刊登些有趣味的偵探和武俠小說。所以這一期又請卓呆先生做了篇滑稽派的偵探小說。叫做『貯物室內的死屍』。以後當再請澹盦小青和幾位擅長做偵探小說的作家。在做『偵探世界』稿件之外。再分一些精神出來。替本雜誌擔任撰述偵探和武俠的小說。諒必讀者一定很歡迎的。

沈禹鐘的『樓空』和趙若狂的『論調不同』。都很有意味。

『紅友』是指嚴遺著他的作品。在本雜誌裏發表。這一篇可算得是最後一篇了。唉從此文壇健將又弱一個多麼的可嘆啊。

本局發行部與編輯部辦事人員各有專職。向不混淆。鄙人與獨鶴均祇理紅雜誌及偵探世界編輯事宜。讀者如有購書或詢問發行上各事之信函。均請弗書編輯部。或鄙人等賤名。以免混雜而致延誤。特此奉聞。  
（濟羣）

# 電鑲鍊



魯克眼鏡

## 遠東眼镜公司

◎ 上海新街中央電話四七三六號 ◎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鍊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檢驗，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 章廉士大醫生之治法

席間閱報看書之積習甚為不取往往曠成胃不消化或飲食迅速咀嚼不精以致積滯難于消化積久轉害于胃經能使消化力軟弱矣或飲食選擇不精往往不易消化驟然食之以致反胃以上皆胃不消化致病之由也他若傷風感冒血薄氣寒操勞過度思慮太甚或精神不濟亦能為患也且精神不濟在中國夏令暑季以及居住熱帶者尤易患之致命胃弱



## 胃不消化及其病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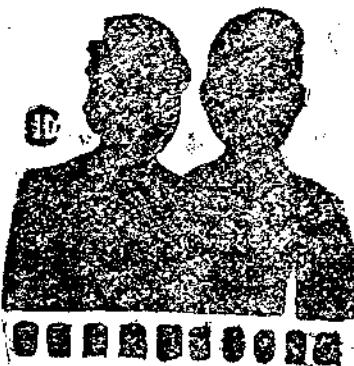
何物可食如何食之

並有精美小書論及飲食衛生之道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

接訪單連服四瓶即獲十分全愈現今余能隨意飲食胃口甚健出人意外且夜間安睡藥何如之腹痛頭暈肚腹絞痛不復再發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誠係濟世聖品也不分男女有反弱為強之奇功可治血虧腸痺所起各症之靈藥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面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 貯物室內的死屍

徐卓呆



再隔一回兒快天明了。星還很亮。那明亮的天空做了背景。房屋僅僅瞧見一堆黑影罷了。有一所房屋之前。立一個男子。突然蹲在籬畔。側耳聽着。覺得裏面微微有推開窗的聲音。黑沈沈的長方形窗內。探出一個男子的頭來。連肩部也看得出。此人暫時觀看了一下庭中。並且留心着四面。便如動物防備危險時那麼注意。很快的由窗內輕輕跳到草地上來。他擦了火柴。用手遮着點火吸烟。火光正照在他臉上。其時起初蹲在籬畔的男子。便走將過去。他也不覺得。突然將他口中啞的烟捲打掉。同時覺得有金屬的接觸聲。冷冷的鐵手拷已經帶在他手上。立刻懷中電燈一照到他臉上。喝道。如何王二。這一次我確確實實捕到你了。啊。不過我躲在此地等候。你實在是冷極了。王二答道。原來是偵探老爺。不是你我。也決不會這麼當。

賄物室內的死屍

二

場失敗的偵探包尙生笑道。自然自然。我爲了你也很費過事咧。這一回決不會再放你逃去你自己覺悟。

龍說時王二臉色並不驚嚇。於是偵探又對他說道。你真還是一個小孩子。臉上很天真爛漫。可惜你這無智無識的兒童偏偏喜歡去做這種犯法的事。總之你既



黨來向你密告的麼。偵探說對啊。你的同黨洩漏秘密了。所以我方纔在離旁看你進去守候了一點鐘。你是做着這些行爲。

麼會曉得我今夜的事呢。難道有我的同

應當曉得不能不吃吃監牢中的飯了。包尙生一半像訓戒那麼說着。王二答道我也自己很明白。決不懷悔。實在一向也很嘗到過許多好的滋味了。但是老爺。你怎

纔出來。我快凍死了。王二問道來密告的是誰呢。偵探道那不能說給你聽的。你這麼一次一次只管做下去。將來就免不掉要有殺人等舉動我看還是早些遷善改過罷好在你的已往也沒犯極大的案罪還輕。王二問道要監禁多少時候。偵探道兩年總要了。王二一聽頭頓時低下去。他嘆了一口氣再抬起頭來。苦笑着道監禁兩年是想不到的事這也沒法跟你去罷。偵探就輕輕拍拍王二肩頭安慰他道你不用擔心我總竭力替你周旋不過將來出獄之後……說到這裏瞥見王二手中有東西落在地上。偵探急忙立定道王二你也不用裝腔做勢只消你肯規規矩矩我總會幫助你的。說時。偵探用懷中電燈照照足下。只見那邊地上有一塊鮮血淋漓的白手巾。偵探拾將起來頓時板着面孔向王二道這是血啊還溼着。王二宛如被他逼迫着的神氣。默然咬緊嘴唇。其時近處鶯聲高唱了。偵探一把拖住王二的臂道快招出來。我也無益。王二戰戰兢兢的眼色環視着四周。嘴唇雖顫顫的動着。說話可不能出口。偵探一見這情形便把聲音略為柔和些說道王二你怎麼做出這種事來。我一向沒有知道你是這種人啊。你竟闖了大禍了。偵探只是嗟嘆。王二說老爺話雖如此我實在事出無心並非有意要這麼闖大禍從我背後突然撲上來。其時我糊塗塗便做成這種事了。偵探問道你把誰結果了是主人麼王二道是的我還當是他不在家。

## 貯物室內的死屍

四

「嗚。」偵探說：「那麼並沒有出去麼？你竟把他……」王二顫道：「大約是弄死的了。」偵探道：「你必須再去細看一下。或者有氣也論不定。」王二哭着哀求道：「老爺請饒了我罷，我萬萬不願再去看。」偵探道：「王二，男子漢一身做事一身當。你必須回到裏頭去把自己做過的事看一遍，再說死屍在那裏？」王二答道：「在樓上。」偵探道：「房內麼？」王二說：「不然，是貯物室。我下了鎖了，用繩綑做一團，拋在貯物室的一隅。臉上一面已塗滿着灰塵，並且用刀……」王二一壁抖一壁說：「偵探道：『此外沒有別人麼？』王二說：『誰也不在我正在房中開保險箱。』不意，背後突然撲將上來，我起初連對手是什麼人也不明白。二人就在黑暗中格鬥，良久，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手中拿到刀的大約是落在地板上由我拾到的罷。總之，到留心一看，此人已呻吟着倒在地上。我慌忙把懷中電燈一照，方知是這一家的主人。我還不當他已經死咧，笑着說：『你且起來再與我鬥一下。』不料他動也不動，我有些奇怪，湊下去一看，原來刀已刺傷他的心臟，地板上流血很多，全是有暖氣的血。」偵探聽着，急問以後怎樣。王二蒼白着臉，上下齒格格作響，說道：「我其時暗想，非把死屍藏在什麼地方不可。他那咬緊牙關對我惡狠狠視着的神氣，我實在怕得不敢看。不能不早些藏匿他。我一打定主意，便突然開了貯物室的門，將死屍拖進去，然後關門下鎖，把手上的血用手巾揩去，頭也不敢回，逃將出來。實

在可怕啊那種令人胆戰心驚的慘狀至今還在我眼前咧王二說完歇了一下似乎已打定主意抬頭道那麼只好去了說時自己已先走偵探幫着他由窗中趕到裏頭要在壁上摸着開電燈時那機關已壞電燈不能開二人就在

的屋中亂響走到

靠着懷中電燈之

光走上樓去王二

只管很嚇的要將

身子靠近偵探

探低聲問道貯物

室在那裏王二默

然領債探前進他

們的足聲在寂靜

鑰匙在那裏王二道我拋掉了拋在那裏不記得咧偵探埋怨道討厭一耽擱不要來不及施救啊王二說



貯物室門口時他

們都被這陰沈的

空氣脅迫着偵探

用手攔在王二肩

上道或者是你的

想像有誤說不定

主人還活着啊即

忙用手推門問道

貯物室内的死屍

六

我這裏雖有百寶鑰匙……偵探即忙伸手入王二袋內。取出一串鑰匙。開了幾下。覺得不行。就說。還是你來罷。我到底外行。偵探替王二取去。手拷王二。徐徐把鑰匙選定了一個。插進去。兩手用力一旋。居然鎖已開了。王二說。我在此用力。你旋那把手啊。偵探急忙開了門。對室內看時。覺得裏頭空着。不料背後突然把他一推。身體向前一傾。兩足就自然的踏進去兩三步。同時碎的一聲。門已關閉。鎖也鎖好了。王二在外面道。偵探老爺對不起了。我除此沒有逃法。咧鼻血在這種時候會有用實在料想不到的老實。對你說了罷。我方纔開的保險箱恰巧空無一物。你也總可以把胸中之氣平下去咧。今夜我們二人真都是白辛苦。明天會罷。王二愉快的聲音也漸漸遠的消滅了。

天下最珍貴者莫如情侶之所贈。  
~~~~~  
情魔祟人。每至不能自己。

情書到時必先吻而後啓緘。  
~~~~~  
情絲繕捲欲解益結。

餘香在手，當勾起無限綺想。獲戾於情場，決不自承其罪。

月下出懷中所愛小影。平視端相。此心情侶最愛玩賞者。莫如絢爛綺靈之色。

當飛天外

柔弱綠波之光。  
(徐碧波)



## 文壇趣話

施濟羣

### (二)丁慕琴冊封親王

△嚴獨鶴上書勸進

△賀喜者十有餘人

上海小說家近來又組織了一個快活聚餐會。會員除做點將小說的十四人外，又加上大帥嚴獨鶴。（獨鶴邀十四人爲將，而自己不在其列，大有自命大帥之意。）及天台山農、天侔、茗狂、丁悚、伯千等。近又

加入嚴譯聲、劉豁公、與雨中游記內之滑稽要角馬直山。每逢集會的時節，恣意飲啖。肆口諧謔，很覺有趣。陰歷七月初八，在都益處聚餐。丁慕琴與嚴獨鶴並肩坐着。慕琴著了件白紗衫，頸圍玄色絲帶，腰繫紅色手巾，很像一班時髦女子的裝束。慕琴本美丰姿，經了這樣打扮，映在電燈光下，更覺豔麗動人了。我便笑向獨鶴道：「你

## 文壇趣話

的豔福真不淺啊。獨鶴向慕琴看了一眼。天台山農聽了也跑過來說我同你們擬  
笑道慕琴這小孩子真會打扮我現在想勸進表罷。獨鶴說好好我們便都起身向  
教學摔角家最流行的舉動冊封他爲『慕琴行禮道賀累得慕琴大窘兩朵紅雲  
琴豔魔王』我們都拍手大笑隔桌上的湯上眉際益發覺得媚媚咧。

### □ 聲明的聲明

鄙人在本雜誌五十一期做了篇文壇趣話之後接到好幾位讀者的信要求  
我每期做一則連續刊登不可間斷鄙人雖懶敢不努力做去但是第一則內  
「鈍根口中淡出烏來」一句我曾經聲明「鈍根二字本作李達」云云豈知李  
達竟也不肯承認口中淡出過烏來說這句話是魯智深在五臺山時說的怎  
樣拉扯到李達身上去特托蘇州朱迂公先生寫信通知我要求更正我想李  
達兩把板斧是不好惹的倘然惹發了他的鳥火那就了不得了所以急忙再  
行聲明請讀者萬萬不可再把口中淡出烏來的事拉扯到李大哥身上去啊。





# 臭屁文章徵題大揭曉

程瞻庶

洩氣生有臭屁文章一書由後宰門大聲書局出版發行曾作同氣之求廣徵海內文學家寵錫弁言以增臭屁文章之聲價於是遠近同文爭以佳著相覶氣盛言宜絕無懦響洩氣生擇其尤者披露卷端同人之言其臭如蘭盛意何可沒也下列三篇不加註次以稿到先後爲序

## △序一

乃以氣雄天下臭屁文章爲洩氣生最近洩氣生之文章專以氣勝蓬蓬勃勃一發得意之作大放厥辭勁氣直達人讀其文而不可禦人莫不退避三舍於是洩氣生未有不作三日嘔者昔李長吉作詩嘔出

臭屁文章徵題大揭曉

臭屁文章徵題大揭曉

二

心肝嘔者自嘔也今洩氣生之作不僅嘔出自己之心肝且使他人讀其文者亦莫

不一一嘔出其心肝然則洩氣生之才固

高出於長吉萬倍也用書數語以志傾倒

(捧屁居主人謹序)

愈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臭屁於是乎不朽矣(掇屁齋主人謹序)

△序三

震驚一世之臭屁文章於是乎出現矣滿肚皮骯髒齷齪之氣悉於臭屁文章中發

洩之是氣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蓋自盤古以來數萬年無此屁矣老道士撒屁句

則其聲嗚嗚然終則餘音嫋嫋不絕如缕以喻臭屁文章庶幾似之然洞簫有聲而無味臭屁文章則不特聲調佳妙抑亦意味深長依稀絲竹之聲彷彿麝蘭之氣有

聲有味斷推此種矣嗚呼其屁愈臭其傳

(屁精謹序於大放特放室)

行

道之人每經橫街之  
南咸指一就圮之洋



## 樓 空

沈禹鐘

樓而嘆曰是宅荒落甚矣宅爲西制故人咸稱之曰洋樓樓上雕欄猶存惟窗扉已半失承塵亦爲飢鼠所穴罅可

穿日此爲王氏之故居當其盛時樓上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人過其處莫不望而生羨也滄海桑田於此宅尤不能不使感其變幻之速蓋此宅落成至今先後僅十載耳而屋中之主人已深埋黃土此宅亦似早衰之人零落至是刻連之乘雖金石之堅亦無術可以自久也悲夫

我今當述數年前事爲讀者告此宅所居之主人一爲皤然之老翁一爲妙齡之少女即翁女也王翁歷遊宦途積其在官所獲之資經營此宅以爲終老之菟裘未久翁歿遺其嫡女而去翁女爲某女校中高材生醉心歐化好言戀愛自由凡有集會未嘗不與人皆尊之爲社會之花而女亦自以社會之花自居焉

女名芸珮。身親於社交者既久。與一少年有情。誓爲夫婦。少年者貌美而才蕪。然擅口辨。口錦繡而腹茅塞也。顧芸珮之擇婚。以爲必得美男子爲之匹。庶他日並轡同車。或比肩出遊時。使人見而贊慕。且芸珮雖自矜有識。初無慧眼。彼每聞少年之談吐。已竊佩其卓越。固不暇辨其品性之何若也。實則少年之悅芸珮。殊無何等情愛。特以其子然無家。而又蓄遺產。思欲假戀愛而取其金錢耳。以是芸珮與少年綢繆久無日不揮金如土。遂罄其資已而少年又與他女暱。不復親芸珮。芸珮至是乃大窘。而細覈老父所遺之產。已盪然無存。所存者惟此廓然之舊宅而已。彼自念生事已盡。後此已無所望。一日晨起。見室中所懸。老父之遺像。覺負親已甚。心中無異刀剝。自念此身贅於世間。實爲多事。死念一萌。天良亦豁。凡人爲不德。其良心之責備較之刀鋸爲尤甚。以是芸珮遂自縊於樓中。大好樓居自此遂爲冤魂夜泣之地矣。

芸珮死後未久。值兵亂。兵見此宅甚敝。遂就以供寢處。登樓見有女屍已腐爛不可辨。則以爲傷亂而殞者。卽遷置後園中。不復詢其究竟。厥後亂平。此宅久無人居。而宵人又時時盜其窗扉以去。宅遂日改其觀。寂寂空樓。徒增人感慨而已。



偶與摯友數人。賭爲俳體黃鸝兒。  
分詠時事之可嘔嘔者。計予所作。  
凡十數首。茲錄其九。聊藉以博一  
粲。其一。嘲張內閣云。急進太無聊。  
也。隨人說最高無端。先把親家惱。  
財長也。跑交長也。逃可憐。勢敗如  
山倒。更精糕。大頭議長抵死不相  
饒。其二。詠臨城大劫案云。土匪忒。  
橫行。孫美璽。罪匪輕。臨城暴舉誰。  
能禁剿也。無靈和也。無成官家只。  
索呼。饒命最擔心。那回庚子爲甚。  
起聯軍。其三。詠奉直和議云。畢竟。

是親家怪當初。一念差。忽翻狗臉。  
人爭怕作禍堪嗟。結怨無涯。而今  
一筆勾消罷。眼巴巴男婚女嫁。一  
笑兩哈哈。注云。哈字本無平音。以  
其爲俳體也。故不妨從俗云爾。其  
四。詠三殿改國會議場事云。三殿  
極輝煌。到而今忽改裝。作成兩院。  
規模壯羅漢。堂皇苦薩荒唐。捧他  
三十三天上。好商量白宮地位。端  
底要幫忙。注云。黃陂允以三殿改  
國會議場。確藉以爲維持其總統  
地位之交換條件。其五。詠劉議員

建議中之九個總統云。駕美復陵。  
歐莽中華大九州。新邦立法期長。  
久蒐偏九流。尋徧九幽。九頭鳥合。  
爲元首。只堪愁有窮。一矢九日儻。  
全休。注云。衆議員劉楚湘近忽提。

詠都門謠。詠中之萬國攝政王云。  
蠻語忒離奇怪。頭銜匪所思。豈真。  
亡國爲奴隸。將信猶疑似。是還非。  
萬間王府伊何地。漫憂危堂中。  
國那便像高麗。注云。最近北京社  
會忽盛傳一種謠言。謂有『萬國  
攝政王』行將入京就職。詰其謠。  
言所自至。則謂前此數日。有人在  
前清攝政王府外潛行窺伺。爲司  
闈者所執。問其來意。則自認爲包  
造房屋之工頭。因聞萬國攝政王  
是固亦可備一說。然而奇矣。其六。

一故來此儂打圖樣云。其說至幻。  
殆亦好事者傳會爲之。實則外人  
共管之聲。日轟傳於人耳。愚民不  
知真相。乃至以相驚。伯有故演出  
此種怪誕之風說耳。噫。可笑亦可  
憐也。其七。詠張鬍拒絕康聖人東  
游事云。道大莫能容。儘周流。西復  
東。陡聞逐客心。應痛命運俱窮。志  
遠駕歐美列國。各方政見必非一  
二。政黨所能容納。故必選舉較多  
之總統。庶幾可免競爭之慘劇云。

耆碩東遊講學。知公好博。定蒙優

禮。候復卽行。張氏得電大怒。謂康

有爲。乃復辟要犯。久稽刑僇。來此

何爲。立命秘書官發電拒斥。聖人

乃不果行。噫。掃興極矣。其八詠危

道。豐任邊藏。勸業專員事。云隨地。

好安排。小皇親也。上臺居然門戶。

生光彩。如此栽培。何用驚猜相呼。

兄妹原非怪。怕將來席『豐』履厚。

斯『道』亦『危』哉。注云。危道。豐不

知何許人。因與黃陂之危夫人。素以兄妹相呼。故人遂目爲王親國

感。云其九詠。吳景濂妻怒毀碧雲

## 廣義山雜纂

△必富▽

任受真

霞肖像事。云。醋海。忽。興。波。俏。吳。郎。

意。若。何。河。東。獅。吼。真。無。那。雲。影。婆。

娑。霞。采。消。磨。可。憐。玉。鏡。當。前。破。不。

由。佗。大。頭。頓。縮。吃。苦。在。心。窩。注。云。

女。伶。碧。雲。霞。素。爲。吳。所。眷。愛。近。有。

人。取。碧。伶。四。尺。相。片。一。腰。以。極。美。

麗。之。鏡。匡。昇。送。吳。宅。吳。妻。見。而。大。

恚。立。碎。其。鏡。并。撕。裂。其。像。片。真。乃。

一大煞風景。事。吳。雖。心。痛。而。竟。無。

如何。惟。呼。負。負。而。已。都。人。傳。爲。趣。

不。交。損。友。不。嗜。煙。酒。賭。博。

妯娌和睦。兄友弟恭。

蝶瘦傳小仙鳳

鳳姑姓金氏。弱質纖姿。矯矯然有翹翔雲表之想。人以其態度仙仙。因相率呼之曰鳳仙云。鳳仙少時孤露。嘗爲木賊花蠹輩所掠。鬻於黃氏。爲秋英侍婢。給事於曲闌繡檻間。秋英異而詢之。知金張門第。系出大家。何可辱以奴婢。因慨然許復其自由。鳳仙感黃氏甚。而情蠱蠹之爲害於花世界也。遂飄然去訪名師。於深山窮谷間得異術。凡鳳仙足跡所至。游蜂浪蝶。咸不敢近。蟲蠭等尤望而却步焉。平居喜着五彩衣。朱碧相映。亭亭獨立。清風搖曳。娟媚可人。嘗搗葉公金膏。洒於衣袖間。成折枝花。人服其巧。洒金衣之製。於是爲世所尚。秋風庭院。聞情無著。時則採擷芳華。加以珍珠丹砂。製爲絳雪丹。分贈女伴。染於纖纖十指。紅潤可愛。偶爾瑤琴一鼓。恍覩武陵源中之桃花流水。韻致獨絕。見者輒曰。誰家好女兒。雅靚若是我見。猶憐况伊人哉。吳王張士誠聞其豔。納爲妃。旣而王敗走。一夕吳民比戶焚九思香。以弔士誠。鳳仙歎曰。九思旣死。儂何忍獨生。因自焚以殉。時七月晦日也。論者方之楚霸王虞美人云。

論

調

不  
同

狂·若·趙·



鏡的最是性急不過的倒有些不耐道你們別打啞生你別性急我告訴你就是我們今天在電車中遇謎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快快告訴我青萍笑道潤

論 論 不 同

七

近來一班少年真奇怪聚在一處總幹不了什麼好事情不是互相調談就是談論婦女孔老夫子所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這幾句話差不多是爲此輩說的了你瞧這天乾一公司的閱報室中不是又聚集了好幾個人舌劍橫施笑聲四徹麼一會兒一個戴羅克式眼鏡的向對面兩個人望了一望笑着說道青萍季子你們二位今天早上爲何遲到莫非又有什麼奇遇麼那個喚青萍的是個瘦子聽了這句話就把他瘦而且長的頸子連擺了幾擺答道非也我們并不是有了奇遇纔遲到實是遲到了却倒有了奇遇呢季子你說對麼只見他旁邊一個大胖子笑瞞了一雙眼睛答道青萍你這幾句話真說得玄妙真說得一些不錯那戴羅克式眼鏡的最是性急不過的倒有些不耐道你們別打啞生你別性急我告訴你就是我們今天在電車中遇謎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快快告訴我青萍笑道潤

論調不同

人簡直是個安琪兒。潤生道：「好好別管伊，是絕世美人。是安琪兒，總是一樣的。究竟是怎樣一個模樣？你們也能告訴我麼？」青萍就笑吟吟的說道：「秋水爲神玉爲骨。」季子接道：「芙蓉如面，柳如腰。」青萍道：「秋波眼。」季子道：「遠山眉。」青萍道：「櫻……」潤生忙攔住他道：「好了，好了！」這種千篇一律肉麻得很的話兒，別再說下去了。這是一班小說家要形容一個美人，弄不了的時候，纔請了出來的。其實何嘗形容出什麼？任他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人家仍是一個莫名其妙。你們何必看樣？啊！伊究竟是怎麼一個模樣？還是不假粧飾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妙！青萍還沒有回答，季子就說道：「呀！這是個難題目了。老實對你說，我也和時

下一班小說家一樣除去了這種形容字眼要我用白描方法細細的講却有些講不上來總之伊這個人生得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態度很是柔媚衣裝很是淡雅無論什麼人見了心旌上總要惹的一動呢青萍也把頭點點笑說道你這幾句話說得深獲我心我也不用再說了潤生又急急的問道那麼以後如何青萍道你問以後麼以後伊下了車我們也下了車各自分路而去也就完了不過我在車中却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幻想省得你問我就對你說了罷唉這種幻想說起來真真可笑說我自從這一次車中遇艷後就把這美人兒的小影深深的印在心坎上一刻兒也不肯忘記晚間做夢也夢著伊到了

第二天就走到伊昨天上車的所在等著伊。但是心中惴惴的惟恐失望足足等了半個多鐘頭果然天從人願伊竟姍姍的走了來我此時如獲至寶便和伊一同上了車車中消受了伊許多的眼波媚態覺得樂不可支但是到得公司已照規定的鐘點遲了一句鐘了從此我便天天到老地方等着倒一次也不失望原來伊是一個女教員天天要到學堂中去的大概早上第一點鐘沒有伊的工課所以去得很遲罷不過到了星期日却無聊之至了伊既不上學堂又不出來頑我雖終日如醉如癡的等在那裏竟不獲和伊一見呢這樣糊裏糊塗的過了幾個月公司中的經理却有了說話了說我天天遲到太不成。

事須要改去這種習慣纔是否則要有對不起我的舉動他雖如此的諄諄告誡我只當作耳邊風天天仍幹我的老公事仍到老地方去等那美人兒不上一月經理大發雷霆說我習于因循不堪造就把我開除了我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倒也不以爲意想天下不少噉飯之處何必定在這裏呢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却又病了下來了但是病雖病這種老工課仍舊要做無論風雨一天不肯告假的而且橫豎如今是沒有職業終日空閒無事了便又等在伊下車的地方天天等着了伊送伊回來這樣一來不打緊我的病却加深了到得後來竟臥床不能起我對於生死雖然置之度外但因此一病竟不能和這美人。

論調不同

四

兒再見一面未免懷喪不置可是不上多時又被我想通了想一個人軀殼是假的靈魂是真的我的軀殼雖然不能和伊相見難道我的靈魂也不能和伊相見麼於是閉着雙目運動元神我的靈魂果然悠悠的出了竅到了平日待車的所在一會兒送伊上車一會兒送伊下車仍和往日一樣靈魂上覺得快樂的了不得但是靈魂雖快樂却救不了軀殼的滅亡不上幾時我的病已垂危了臨終之時沒有別的吩咐但教出殯的時候須在某時某刻打那待車的所在經過原來那美人兒每日總在此時上電車頗思和伊作最後之一面呢等我死後家中人果依言辦理當棺材抬過的時候那美人兒果站在那裏待

車不知爲了何事對了我的棺材竟嫣然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我在棺中看見却樂極了我的靈魂竟跳了出來落在那待車的所在從此便一靈不泯天天的伺候伊上車下車了你道這種幻想奇不奇啊潤生笑道這怎能說是幻想簡直是一篇哀情小說唉你這個人中了小說之毒了開口閉口都脫不了小說的套兒呢季子道這真奇怪不瞞你說我方纔也起了一種幻想呢潤生道啊呀美人的魔力真大啊怎麼你兩個人見了伊這個也起了幻想那個也起了幻想說出來不要笑死人麼季子我倒要問你你的幻想又是怎樣的難道又是相思而死又是魂靈兒一輩子跟着伊麼季子道不是的誰起這種類

喪的念頭。我的結果比他好得多了。潤生道：那倒要請教。請教季子道：說來也真可笑。你且聽罷。我和伊這一次見面之後，心坎上就印上伊的情影，也和青萍說的一樣。天天到待車的所在等着伊和伊一起上車。消受伊的眼波媚態。不過經理有沒有說話？我却沒有想到。也就不得而知了。如此的過了好多時。彼此但默默的相對，竟沒有交談的機會。因為伊既端莊穩重，不肯和生人接談。我也異常臉嫩，不敢向伊開口。呢。一天機會到了。車子剛要到站，伊便立了起來。誰知車一震動，伊竟立足不住，跌入我的懷中。害得伊羞紅滿面。我倒也吃了一驚，忙問一句女士：沒有受驚麼？伊點點頭，下車去了。從此大家見了面。

倒說起話來了。不過問到伊的姓名，伊總不肯說。似乎說萍水相逢，大家本不必問什麼姓名呢。但是我愛伊的熱度，却一天高似一天。到了覺得一天不和伊見面，就有些鬱鬱不樂。總要巴巴的守着伊和伊見面。見面就有些鬱鬱不樂。總要巴巴的守着伊和伊見面。見面。天天見面。呢。後來到了我結婚的日子了。我雖已定了親的伊也一定要嫁人。怎能一生一世常常一見此心始安然也。知這種局面并不能久長。我是已定了親的伊也一定要嫁人。怎能一生一世常常一見此心始安然也。知這種局面并不能久長。我是已定了親的伊也一定要嫁人。怎能一生一世常常一見面。天天見面。呢。後來到了我結婚的日子了。我雖已有好幾天空等了一會，沒有見到伊。然而今日仍偷空一往，滿望今天總可見到伊，并表示我雖遇了結婚的日子，對於伊仍絲毫沒有忘記的。可是我的希望落空到底。沒有見到。只得悵悵而返。不一會，結婚之時已到。彩輿來了。女賓相便把新娘扶了過來。

和我一起行禮。我無精打彩的低着頭。由他們擺弄。望都不朝新娘一望。後來偶然一抬頭竟望見了伊。如花之靨。不覺嘆的一聲喊了出來。原來伊不是別人。就是電車中天天見面的那個安琪兒伊。此時也望見了我。滿臉露着驚喜之色。你道這個幻想也。望見了我。滿臉露着驚喜之色。你道這個幻想奇不奇。啊潤生道。這也不能算作什麼幻想。簡直是一篇豔情小說。咳。你們二人都中了小說之毒了。他們那班小說家許許多哀情。豔情小說。不都是這卿底事。

某兒對他的小伴道。我爸爸能大能小。有變化的法術。小伴道。我不相信。某兒道。你到我家裏去看爸爸的照片。不是較他尋常小嗎。  
(菊高)

# 狗屎香新蘇灘

戚飯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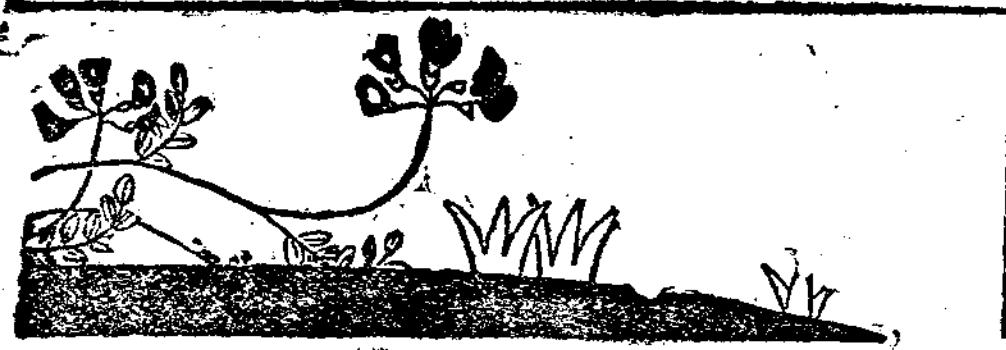
年年七月三十夜裏老花呀……樣  
街塞巷澄澄亮 琥珀油渣畢烈拍  
女躡臘地浪向 一人一歲一根香  
爺好婆弗識相 火燭小心喊得響 小姊妹霉頭觸進三尺長  
(過門)還有時髦打扮個幾化好娘呀……娘 吃飽夜飯着好  
新衣裳 鞋子亦是新出廠 粉紅絲襪套一雙 一划一划兩只

狗屎香新蘇灘



狗屎香新蘇譚

二



燒人棒（蘇州人笑他人之脚，謂燒人棒）頓臘街上蕩來蕩  
激烈塔臘平宕旁 娘子軍聲勢嚇殺地藏王（過門）個種風氣  
不知啥人呀……行 有個靠米囤個諸葛亮 倆僥是老百曉來  
老白相 典故裝得頂嘆嚦來滿肚腸 說道元朝手裏張士誠做  
姑蘇王 寬待百姓發倉糧 後來朱太祖來打平江 胡大海屯  
兵在山塘 常遇春白馬跳城牆 城裏樹皮草根吃得精打光  
張士誠掘子地洞頓臘道山亭底下一直逃走到南翔 百姓挽留  
不住送哩行 就臘地洞口點臘燭 插棒香 譬如香花勤供養  
恰巧張士誠動腳走 常遇春已經領兵打進齊門破城廂 扯  
住百姓問端詳 蘇州人本來嘴唇活絡會弄花腔 說道今朝地  
藏王生日 應當百姓吃素與燒香 故所以香燭點臘地浪向

（過門）



# 登徒子之雜記

程瞻庭

## (一) 感謝皮條風

妙人兒蘭湯試罷，御輕紈佩茉莉球。傍碧油欄干坐，露臺上相距咫尺。渺若天涯，令人愴恨。欲絕，忽有好風拂拂，迎面吹來。妙人兒之脂香粉澤，賴此皮條風之媒介。一一吹至我鼻邊，我感謝此皮條風，至於不可思議。每逢朔望，輒焚香頂禮，喃喃祝告曰：願天多降幾陣皮條風。

## (二) 痛哭蚊虫

公園中遇妙人兒，坐綠蔭下。吾亦偷坐其旁，斜目覩之。至再至三，而妙人兒竟不吾覺。令人悵恨，忽覺腕上作微痒，視之則一蚊蟲集我腕上，遽啜我血。吾擬撲殺之，旋一轉念，則殺機頓止。此蚊蟲既集我腕，安知不

復往集妙人兒之腕此蚊蟲既飽我血安知不復往飽妙人兒之血吾與妙人兒無緣接近吾之血與妙人兒之血倘獲吸入蚊蟲之腹中融合爲一則吾血之中含有妙人兒之血妙人兒之血中亦含有我之血於是乎吾之心願遂矣當幻想之際而蚊已款款飛去彼蒼者天俯從人願而此蚊竟集於妙人兒玉腕之上我正私心自幸而妙人兒已微有所覺伸掌一摑蚊遂死於玉腕之上妙人兒以指尖剔蚊蟲而去之腕上尚留有血痕吾不禁大慟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蚊蟲也蚊蟲汝竟以此而殞其生耶嗚呼哀哉尙饗維時泣涕漣漣如喪考妣妙人兒以爲我狂驚而逸去吾乃拾取此俠蚊之遺骸歸而瘞之於庭中且削木爲碣書其上曰『嗚呼白鳥使者俠蚊之墓』尙無此蚊何由傳送吾血於妙人兒玉腕之上每逢歲時令節吾必具名花美果祭拜墓前呼俠蚊之靈而痛哭之

(三) 千金不換之陳皮梅核

今日又遇妙人兒於遊戲場中妙人兒口含一陳皮梅咀嚼不已吾見之不禁妬火中燒吾妬何人吾妬陳皮梅也默默自念何幸而爲陳皮梅何不幸而爲我陳皮梅一無知之物而竟享此豔福納於妙人兒櫻脣檀口之中捲以丁香之舌摩以瓠犀之齒潤以玫瑰之津吾倘獲化身爲陳皮梅雖被妙人兒咀嚼以死死

且不朽矣。涉想未竟，而妙人兒遠吐梅核於地。吾亟俯拾之，如獲至寶。瓊玖之貽，不是過也。核上猶留香唾。吾以舌舐之，香沁肺腑。因藏之於保險箱中，視為千金不換之珍品。每逢茶餘酒後，必出陳皮梅核而細細。談之一着，吾舌如接香津，頓覺精神興奮。三萬六千個毛孔，個個鬆快。吾死之後，誓必以陳皮梅核為殉葬之具也。登徒子汲色兒記。



## 夏蟲小贊

春夢

蚊子

手段如流氓，心如貪官。秋風不起，死不完。

蒼蠅

逐臭附腥，揮之不去。一見蒼蠅，拍便要癟氣。死了也無妨，來世可化為官吏。

蟲鳥小譜

螢

燈籠點在尾巴上。自己眼睛前面不見亮。

燈蛾

爲著求光明。送了性命。人家告訴他有太陽。他死也不信。

蟬

知了知了。開口亂叫。問你懂得甚麼。不過是盲從罷了。

蛇

夏蟲之王。身瘦而長。口小膽大。硬要吞象。

蜘蛛

吐情絲。結情網。墻頭屋角。把網高張。可憐之蝴蝶公子。拚將身向網裏葬。

臭虫

叮人固可怕。其臭尤難聞。旣惡且醜。好如下流之婦人。

荷花大小供詞 舞屏

每嗟等。澁。醒。餘。春。夢。染。來。羅。綺。之。香。

形似夏蟲難語冰霜之操擬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衰縵縕之功。當暑而出用是遨遊柳巷。躊躇花街。公子有無腸之稱。大老博空心之號。已過枇杷黃。候不復潛蹤。却當菡萏開時。居然得意。藉其品概。不慚拆白之名。具此丰神。快踏軟紅而去。翩如蝶舞。恍冰



紅友

指嚴遺著

陶歡伯雖是一位老學究却有些真實學問文章爾雅以外還能詩能畫爲人誠篤伉爽最喜歡的就是杯中物三觴下肚便談譖雜出趣語動人毫不自立崖岸上下三等人一律交好所以市井商賈以及工廠裏勞動家都和他做朋友一塊兒喝酒有說有笑真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有酒今朝醉任你天大的事關不着他的愁懷引不起他的愁容因此鄉間人贈他一個諱號叫做陶歡喜又簡單稱他老陶這老陶天天到一爿酒鋪子裏尋快活那鋪主人也是個酒

荷花大少快翻

七

雪之聰明。聽到蟬吟。畏風雨之將至。此日藕絲情綰。別有會心。他時桂子香飄。又將戢影。具書供狀。不敢虛誣。此狀。

絕妙厭勝術

牛翁

△避債法

朋友有通財之義。金錢往來。非人欠我。卽我欠人。移東補西。全憑周轉靈活。萬一湖淺船擋。遠水救不着近火。勢必西洋鏡拆穿。四面楚歌。圍困擺

仙而且也喜歡結交朋友。這老陶見了這種賢主人。自然格外比別的朋友親密。還有一位木匠。也是劉伶一輩人物。所以三個人情同膠漆。誼比弟兄。普通社會心理肚皮裏的典故。只有一部《三國演義》。如今他們恰好是三位。因比附桃園三結義起來。趁着喝酒高興的當兒。便同到鎮上一坐。關帝廟裏去焚香立誓。就此結拜了弟兄。老陶年最長。又是讀書人。却比上劉玄德。公然做了陶大哥舖主人。王小二。他本是行二酒肆。鼻子臉上長是紅紅的。望去是同半料的關雲長一般。自然就稱二哥。木匠一副黑臉大塊頭。領下生滿的竹根鬚。鬚。但還沒有留起來。他齊巧姓張。人家向來稱他做黑張。所以却稱三弟。翼德。這三位酒弟兄。正占了士、工商三界。但是職業雖分界限。性情真比水乳。無論家庭的瑣事。肺腑的事情。三個人沒有一件不互通曉。毫無隱瞞。老陶有一妻二子。長子已經娶了媳婦王二。

來門前債主如雁行魚貫高台百級。無梯可登。則雖英雄漢子幾將逼死。爲喚奈何。有妙法可避。照此而行。萬無一失。如人來索債。始以婉言柔氣。和聲卑禮。約訂日期。其人再來。則仍鈔老文章原稿。最後五分鐘賦桃之夭夭。或使鐵將軍守門。或扮假死。無不效驗如神。

△避臭味法

每值夏令。街頭巷口。尿糞糞坑垃圾桶。臭氣薰蒸。使人難受。惟須以兩指堅握兩鼻孔。任他吞天觸地。永遠不

一妻一子。張黑娘了一個孤孀。並沒生育子女。一天三個人正喝潤的。當見張黑歎口氣道。我也近四十歲人了。自從娘了那個雌頭已有十來年。並不生育。看是不會作繭的了。我雖沒有家產。做一天吃一天。但是父母也只養我一個。沒有傳宗接代。總不是個事。我長聽見大哥講什麼大奸老盜聖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父母死了。我想盡些孝。只做不到。還長長灑點眼淚。天可憐。我賞我一個後代。或者還算一些孝心。如今連這件都做不到。不是這不孝的罪名。終究逃不了。嗚偏。我是老三。所以被孟聖人判斷定了。叫做不孝有三。話還囁囁的沒有說完。老陶大笑道。你這三字叫得不好。被幾千年孟夫子說絕的。你不曉得。你這三字。並不會做到所。以不會養兒子。並不是三字害你的。如今你且聽我講這三個字。你留心切實做去。包管你三年以內。定然生個大胖兒子。叫做小黑張。

懶

△提賊法

小竊財。意物爲他人所有。恩之萬分。  
可恨。語云。只有千人做賊。從無千人  
防賊。今有一法。可使梁上君子絕跡。  
如遇賊來時。高聲呼喚。捉捉捉。其人  
如飛而去矣。

△醒睡法

東坡翁云。日裏來做事。夜裏去安臥。  
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蓋言人之一  
生半世在夢中過度。將大好光陰。  
擲於虛耗。豈不可惜。當齋魔來纏擾

張三忽然雙膝跪下道。大哥既有這三字快些教授。小弟如若張姓  
有了後代。免去小弟不孝的罪名。我便奉你長生祿位。陰功積德。我  
父母在陰司裏也要謝你。大哥的老陶又不覺大笑道。三弟快快起  
來。這種鬼臉做在我面前沒有用的。倘若做在……便是第一個字。  
張三一呆道。什麼做在……老陶道。就是做在弟媳婦面前。我深曉  
得。你性情粗暴。動不動就要打罵女人。女人氣量最小。所以肚子裏  
就氣成了病。這是不會生育的大原因。如今你既有些覺悟。便要實  
做一個小字。不要看得自己什麼大。就要壓服女人。照今天這樣兒  
賠一個不是。弟媳婦的氣慢慢平了。病自然慢慢好了。他不過三十  
左右歲人。那裏就說不會生育。張三合掌道。大哥金玉之言真是和  
善薩的話一樣。哩。前月也向觀音庵求籤。也說我要忍氣。那末第二  
個字呢。老陶道。你別怨我管到你的房事。但是我曉得你的性質是

時學蘇秦以錐刺股法取長鋼針一  
只刺眼皮。包管困懶鬼遠遁並可拆  
卸牀榻免買被褥。一舉數得何樂不  
爲。

### 游戲詩話

逸梅

壘有一泉和尚者住持百藥庵。其禪  
友爲題杖作偈云老扶杖杖扶老。一  
偈曰僧醉酒酒醉僧。一夜睡日高昇。  
一泉又善畫梅。又仿之作偈題所畫。

云我畫梅。梅畫我。投筆起。笑呵呵。明日有香客來。舉香跪拜。忽焚去頭髮少許。於是一廟祝亦仿之。私擬偈言曰。客燒香。香燒客。一下拜。焦毛髮。聞者皆笑。

秋澗居士有梅花詩云。東鄰滿座管絃。關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花開後不開門。此詩傳出。適有友人失館在家。方新年。仿其意作詩曰。東鄰設宴送除夕。西舍開筵賀歲朝。只有老夫忘肉味。一盤豆腐到元宵。雖貧困。却有風趣。

如今回想起來。這裏弊病一些不錯。小弟從此遵守大哥三字。做去。如有苟且。神明殛我。陰司裏父母責我。老陶道好了。你既明白。便不會苟且。這是我向來相信你的。

過了幾個月。他們三位喝酒當兒。張三紅着臉笑問老陶說道。昨天隔壁老媽對我說。我媳婦確已受了胎哩。老陶道。且慢。你正要當心第三字哩。他是小產過的。正說話間。忽聽一陣絲竹的聲音。不知是那家取樂。老陶側耳細聽。正想動問。王二歎口氣道。這畜生。又在那壁廂快樂了。全不思做些正經職業。將來如何得了。老陶道。榮姪今年不是在某錢莊裏學生意的嗎。王二道。原是這個毛病。錢莊裏一般朋友。都是錢在手頭。慣尋開心的人。我家阿榮沾染了這樣習氣。天天絲竹管絃。酒食賭博。我累次氣苦。要打要罵。終是不聽。唉。兒子養得不好。還是沒有的干淨。譬如三弟。羨慕養兒子試看。我有了兒

友人蘇士鴻持一舊扇至。書扇者爲吳中名家郭眉峯先生。七十以後筆也。所書乃畫跋一則。云吾家有恥春亭。因自號爲恥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十本。當天寒作雪。凍萼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今僑居邦上。結想江頭。寫橫斜小幀。未知亭中明月比舊何如。相與閱畢。又一友姓金者。實東方滑稽之流也。忽問曰。此人號恥春翁。實不可解。恥春則當春而死乎。彼又不肯也。且春爲四時之首。春可恥。則夏秋冬更當羞殺矣。蘇

子這般長大。有什麼好處。所以我雖給他對了親。我更不管他討娶的事。他有力量。他自己去婚娶。沒力量。只好苦陳家小姐。活守寡了。我辛苦。撐了一世。我不會自己快活。倒給他去開心嗎。老陶道。照我看來。也不可執一而論。如今世界應酬。却也不能不有。你只要長時和他講。講給些閱歷的道理。他聽叫他應酬裏面自己須有主張。把握。或者他也不至墮落。你相信我的話嗎。王二只是搖頭道。難、難、難。大哥的話。自然是最好沒有。但是這個畜生。只怕說不上老陶道。你試過嗎。王二道。只一件事。最混帳。我還能和他說話嗎。不瞞老哥三弟說。我自從去年斷絃之後。只因乏人侍奉。已收用了婢女小香。但還沒有出面。老陶插嘴道。怪不道這小香有些大模大樣。已是候補弟媳婦哩。明兒且吃喜酒。見見我們弟兄。說罷。回頭看看櫃身裏小香的影子。一越已是不見。王二道。大哥休湊趣。須待他生了兒子。再

君曰爾試一究之此恥春果作何解。金君沈吟半晌曰得之矣此春字固宜恥也夫世非有所謂春宮春藥乎。使人引動春心暗藏春色弄出種種不名譽事來致風俗敗壞名節掃地皆以春之一字害之也有志者不當恥之耶况彼旣自號爲翁必年已耄耋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已其視此春字爲可恥也尤宜於是相與大笑。金君更爲之詩曰春宮不把畫圖藏春藥無須老妓方提起夏秋冬上字令人畏避更慚惶江頭一座恥春

說老陶道阿呀這樣欠帳的辦法只怕我們饑涎欲滴實在等不及呢。張三也和着笑了王二道休得取笑且講正話這畜生因爲我收了小香倒口口聲聲說他要討小不給我討媳婦我就這樣胡鬧不做甚過幾天我是要實行驅逐了老陶道原來這樣反對真是你的做甚過幾天我是要實行驅逐了老陶道原來這樣反對真是你的快樂有了障礙非實行驅逐不可張三面色紅變忍不住的說道論理小弟不好多嘴但是我們情同手足心裏有了意見不說出來真覺難過我看二哥只有一個兒子嫂嫂死時怎樣的捨不得怎樣的囑咐二哥我看阿榮並不十分下流就是有些言語也須慢慢教導何必就說到驅逐老陶不等他說完便笑道你是沒有兒子的人自然羨慕兒子好弟媳婦又老了膝下沒有兒女覺得難堪所以看得兒子這樣鄭重你不知道你的二哥是嫩花花的得了一位少年新

亭亭外梅花帶雪馨。那上齋居常隔。  
籠還要那個兒子做甚。王二聽老陶語含譏諷。不覺潤紅了臉說道。  
絕不憂梅毒滿身腥。金君少年倜儻。  
尤喜談諧。諸友皆懽迎之。每小集座  
有金君。則笑話必多也。

昔有一老秀才赴歲試者。筆墨久荒。  
窮老癱病。三排放畢。四顧人漸稀少。  
窘迫萬狀。欲寫一天下之下字。一時  
竟忘却一點之在左在右。急叩之隣。  
號一生曰。下字一點。究應點於左抑  
點於右乎。其人回顧沉吟曰。在此極  
急之時。何必用此生疏之字。我亦一  
時不能定其在左在右也。蓋久荒筆

寵。還要那個兒子做甚。王二聽老陶語含譏諷。不覺潤紅了臉說道。  
大哥休得取笑。實在我的阿榮習氣醜劣。萬分我是容忍得。幾十次。  
如今無可容忍了。大哥和三弟不信。何妨携去試試看。張三正色道。  
好好我沒有兒子。我替二哥領了阿榮回家。小住幾時。待我和大哥。  
來勸戒他。看他到底改過。不改過。王二點頭道。這辦法狠好。明兒我就打發他過去。一應飯錢仍歸我擔任。津貼便了。張三正要說這是。  
笑話。兄弟們還要說到……老陶搖手道。你每天做些工錢養老婆。  
還勉強那裏能夠代人家養兒子。我們兄弟手足老實。不客氣。你既肯擔任老二做事給老二清清淨淨的快樂道理上當然要受津貼。  
的。況且老二也並不在乎。這個王二接口道。到底大哥爽快這津貼。  
果然應該的呀。嘴裏如此心裏却快快的。原來王二生性鄙吝。本不想把錢津貼。張三只道一句客氣話。想張三爲人粗莽。然向來不看。

墨惶急無措。兩人有同病耳。斯語傳出。一時以爲笑柄。某君調以詩云。龍鍾擗筆十年荒。寸晷風檐手脚忙。下字已忘左右點。一時急煞老先生。又有一人年已七十。猶應童子試客。有以詩戲之者曰。試院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蓋其妻早料得他必貪便做未冠題目。則不能文可想見矣。按童試出兩題。其年未及冠者。題必較容易動筆也。以七十老翁而獨廁入未冠之列。可謂奇矣。又老態

重銀錢專講義氣。必不肯承受我的。豈知被老陶一戳就穿話已說僵。抵賴不得。只有忍痛答應。因老陶舌鋒利害。倘若和他辯論。非但傷了從前感情。而且自己名譽掃地。弄得沒法擺布。不如丟了幾文買個安穩。當下張三也沒話說。王二便叫阿榮出來。對他說如此。又說你既嫌我這裏不好。且到三叔家去再看如何。只要你能掙氣就有以詩戲之者曰。試院歸來日已西。好阿榮低頭沒話。似乎有些說不出的苦。况老陶勸問道。賢姪三叔家裏景況。沒有你家好。你肯過去嗎。你不妨老實講。阿榮含着泣聲答道。我是沒有母親的兒子。只要有人看顧我。那裏敢憎貧嫌富。況且我現今長在鋪子裏家裏等不了。多時只要三叔肯看顧我。三嬌不見外。我就感激不盡了。張三點頭道。賢姪的話很有道理。這種兒子。我就算他天下第一號了。你既不惜嫌我。今兒就跟我去罷。四人說話的當兒。櫃身裏的小老班娘。娘聽着嬉笑。似乎要想出來招

龍鍾亦復形容絕倒。

號贊餐家言

楓隱

蘇州從前有陸蹄趙鴨方羊肉之稱。陸蹄謂陸稿荐之薈蹄。現在其店已分爲四。一在閨門大街之都亭橋。一在臨頓路之兵馬司橋。一在觀前街之醋坊橋。一在道前街之養育巷口。趙鴨謂趙元章之野鴨店。在葑門嚴衙前之東小橋。又有名趙允章者。在

呼的樣子。張三只偏着頭不理老陶。是見慣的。向沒有稱呼。但搭腔的道。今天你餚清淨了。好好兒服事老班呀。那雌兒見和他說話便湊上前道。老伯伯我們那裏討厭他。只是他自己作怪。如今有伯伯和三叔教訓也是他前生的造化。張三皺着眉頭。立起身來道。我們去罷。阿榮自然跟着立起。王二也要起身相送。只老陶懶洋洋的道。老三。今天平地得了個兒子。要緊回去驅驅。弟媳婦我却還有三杯沒完哩。張三聽了失笑道。大哥倒會弄人。原是你起勁使我幾乎忘却。本命星君被你一句提醒了。實在我也欠三杯哩。老陶道這樣今兒我就賀你三杯罷。明兒再吃你的喜酒。兩人一斟一酌果然盡了。三杯王二也未免陪了一杯。小老班娘娘添酒添菜。倒比平時殷勤了。許多老陶只管對他笑。倒笑得他不好意思起來。掉轉頭走進櫃

南倉橋則冒牌也。方羊肉謂方姓之。羊肉在葑門之望信橋。惟洪楊役後。其店已閉。現在羊肉以閨門皋橋塊之。老德和館爲最觀前丹鳳樓之小。羊麵亦不弱。

(七)野荸薺稻香村

蘇州野荸薺稻香村之茶食。遐邇馳名。分肆徧於各埠。然其大本營則稻香村。在蘇州觀前街之洙泗巷口。野荸薺在臨頓路之鈕家巷口。今遷蕭家巷口。其出品稻香村從前專批發於各鄉鎮。故營業雖佳。而製法甚粗。

從此阿榮就在張三家居住。日間仍到舖子裏去做生意。連絲竹管弦也難得玩弄。居然是。一位克勤克儉的小孩子了。張三的渾家。只因自己沒有兒子。見了阿榮非常親暱。所以阿榮也如同母親再生。一般只是王二的津貼。有一批沒一批。必定要經老陶催過。方才送到。而且似乎還須瞞着小老班娘娘。有一天三個人又在舖裏酒叙。只見隔坐兩個少年。衣帽歪斜。口唱浪調。眼睛都對着小老班娘娘。作勢小老班娘娘礙着三人。不甚理睬。後來小老班娘娘忽然向老班把手一招。老班如得了將軍令。趕到櫃身裏去附耳說話。說完了。老班慢騰騰的走過來。對兩人道。今天某廟夜戲。狠好。據說有上海來的某某脚色。我們何不去瞧瞧。老陶明白就裏。就立起身來。道。好看完了。再來喝罷。張三貪戀杯中物。還想反對。被老陶一把衣袖。拉住。就走。三人走到某廟。老陶忽然說道。我有一個手巾包。遺忘在

野荸薺則較精確。近今有甯波人所開之葉受和出而與之競爭，故稻香村亦大改良而野荸薺頓形退化。然其所製之肉餃、查糕、雲片糕、豬油糕、薰魚等則尙推首屈一指也。

### (八) 采芝齋文魁齋

我國糖色蘇不如杭。然若蘇州之采芝齋、文魁齋二家，則較西子湖邊之舊粽子糖設攤於觀前街吳世興茶葉店門首，文魁齋專售梨膏糖設攤於元妙觀場，今則皆已改攤為肆，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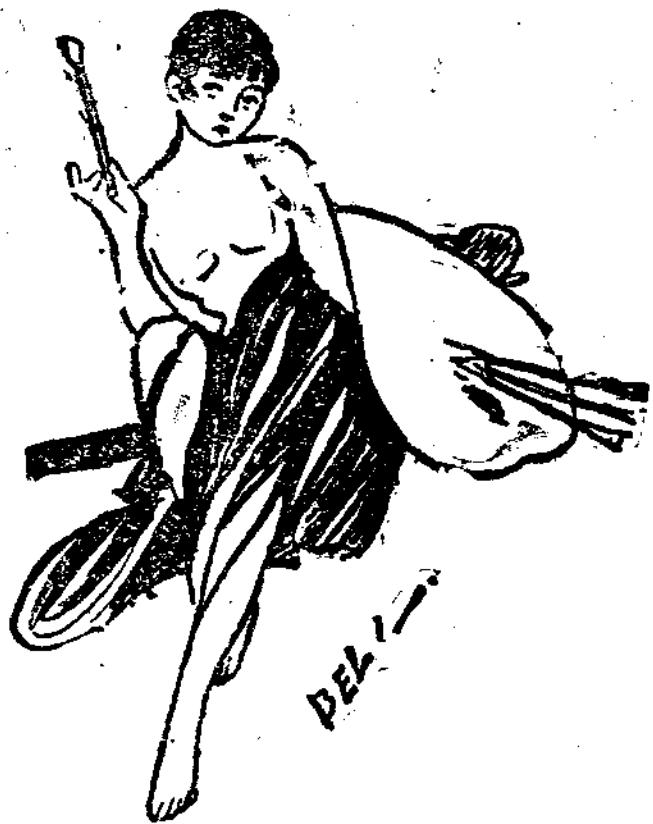
鋪裏須得取來，或者買些零物便些。兩人也沒別說，只道去去就來。我們在殿角邊等你老陶飛也似的趕回鋪中，暫不進去，先向櫃裏一張……阿呀！小老班娘娘正陪着兩少年，在櫃裏喝酒，沿街人衆竟毫沒廉恥。老陶歎口氣道：原來如此。此所謂圖窮而匕首現矣，便不走進鋪裏，也不再到廟裏看戲，走到家裏叫他第二個兒子向廟裏回話，只說忽然腹痛，跌在街心，勉強回家。如今臥床不起，請兩位叔叔不要等他罷。兩人得了這個消息，那裏還有心看戲，便跟着到陶家來，只見老陶躺在胡床上，並無病容，兩人心裏詫異。老陶道：我出產亦未遑多讓也。其初采芝齋僅受了驚，眼暗，情急並沒什麼大病，請二哥先回去罷。王二正說不妨，伴着大哥談談，忽然小陶走進來說：頃間聽見街坊人傳說王裕和槽坊被搶，老班娘娘受傷，這不是二叔的舖子嗎？王二失色道：正是你那裏聽見說？小陶道：我去買藥時聽見的。王二搶步就走，張三也

芝齋在觀東之山門巷口文魁齋在觀西之太監弄口惟改肆以後文魁齋之營業大不如前采芝齋則依然發達其所製之各種糖食亦並皆佳妙此外有一枝香者在元妙觀東山門口出品亦良其所製之梅漿糖麥精糖尤爲獨出冠時至于馬玉山分公司亦在觀西惟其價過昂雖出品專仿西製甜味頗遜蘇人士不甚歡迎之遠不若固有之國粹價廉物美也。

要跟去老陶把他衣角一扯便留住。這當兒王二已經出門老陶便把所見告訴了張三。張三跳起來道怪底淫婦。視兒子如眼中釘。我恨不做武都頭。把他一刀兩段。老陶道且慢聽候消息。約摸過了兩點鐘光景。王二喘吁吁的走來道。羞死……羞死……我不料半生辛苦竟作成了一個烏龜。老陶道什麼。王二道。搶刦倒沒有這事。只我家走了水蚌殼。精要吃。起人來了。老陶道。你怎樣辦呢。王二道。我心頭火起。要想結果他性命。後來我轉念。也不犯着作這等孽。不如趕他走了。完事便宜。那惡少年領着這個淫婦滾蛋罷。就此完了。我也不開舖子了。只要看看我的兒子。謝謝兩位哥弟。念我死去的潭家待兒子娶了媳婦。便到青山菴裏去做個苦行頭陀。老陶舉手加額道。「惟狂克念作聖。」張三合掌誦道。「阿彌陀佛。」

# 惡嫂子

金純女士



王 女士淑芬浙江武林人。麗質羞花芳姿閉月。幼失怙恃見育於寡婦徐氏。徐固一大家婦也。見女秀外慧中頗鍾愛之。無何徐子少甫娶商家女巧娘。粗識之。無姓多狡黠。始入門即嫉淑芬。覩其貌尤相形見拙。僞爲親暱暗懷妒忌。淑芬不之察。且心感之。蘭閨時伴。綉閣長陪。自幸不患寂寞也。

天氣融和。晝長人靜。淑芬方與嬌作針黹。忽有某姍入門。與徐作絮絮語。見淑芬贊不絕口曰。數月不見姑姑益美矣。可有婿家否。徐微搖其首。嫋曰。美豔若斯。不知誰家有福。郎消受已而忽拊掌曰。城中錢氏首富也。個郎君翩翩似玉。與姑娘堪稱佳偶。夫人可容吾執此斧柯否。徐笑應之。淑芬聞語及婚事。亟退。

入內房。紅雲固已上頰矣。

舌粲蓮花令人深信某媼作數次之往返。姻事竟屬告成。哀哉淑芬處專制婚姻之下。固不得參聞半語。然一寸芳心未嘗不深幸此身之得所也。孰意天厄

彼美事與願違。蓋徐氏擇人之意在財而不在才。彼錢氏子實一紈袴少年。酒食徵逐毫無學識。微聞於淑芬。自傷薄命。背人飲泣。淚珠兒幾不勝數矣。既思孽緣既訂。他年苦况可知。盍若入校求學爲異日自立之本。乃請於叔母。而巧娘則阻之甚。力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學校之女生。醉心自由。諸說傷風敗俗。事時有所聞。似此有損無益之地去之亦何爲者。淑芬曰。人心不同。清獨自異。嫂安可作一例論。因復婉請

至再始得叔母許可。淑芬本粗知文字。考入省垣某女校。闌心蕙質。冰雪聰明。故進步甚速。師長愛之。衆學友亦敬之。淑芬情稍適意稍安。轉瞬已屆暑假。遂束裝歸。

竹搖清影。荷送幽香。蝶舞閒庭。蟬鳴高柳。淑芬方溫書於後院。徐氏與媳正閒坐中庭。揮扇取涼。忽僕婦持書入庭。云頃由綠衣使交來。徐氏見封面書。淑芬名以爲淑芬之學友所寄。方欲命交。淑芬巧娘忽接而詳視。有頃曰。筆姿雄勁。女子書安得有此容。吾拆視之。亟去其封。抽紙出視。但見粉霞之箋。鮮豔奪目。其書曰。

淑芬吾愛惠鑒。公園握手。別候又兼旬。對月望風。常

勞懷。想憶昔碧桃花下互訴情懷。綠柳陰中共談衷曲。卿曾語僕謂婚姻專制誤許。僕夫後顧茫茫。實乏生趣。鎖月黛而淒清冷。花顏而慘淡。僕亦代爲悲感。相對唏噓。然至今思之。則趨吉避凶。固未晚也。蓋自由戀愛係近代之潮流。賣買婚姻爲曩昔之敝制。從新去舊。何妨離此惡緣。有志竟成。自後另諸佳偶。僕雖寡學。素屬癡情。願拜石榴裙下。永隸妝臺左右。區區之忱。尙希吾愛裁度之。驕陽可畏。珍重爲佳。何日有暇。再圖良會。專此奉佈。卽頤侍祺。諸維愛照不宣。何受虛鞠躬。

均娘聞畢。冷笑曰。何如哉。我固謂女校爲藏污所。今若此。吾家門楣爲小妮子敗盡矣。徐不解取箋觀之。

怒曰。輕薄子誠可惡。然淑芬亦太不端。竟有此桑濮之事。吾當持書問之。遂欲入內。巧娘止之曰。姑且息怒。此事詢彼。彼必狡賴。况醜聲外達。有玷門楣。不如勿令彼知。惟此後不令入校。嚴行約束。杜絕往來。則一誤不致再誤。家聲亦可保全矣。徐點首不語。乃以書投籬簍中。迨暑假已滿。不許淑芬赴校。淑芬亦未識何因。但覺叔母相待非昔。和藹之容變作寒霜之面。而巧娘亦落落異曩時。寸衷誰語。苦况自知。惟悲父母之早逝而已。

意外風波起來。平地淑芬之未婚夫。新鍾情於一女子。欲謀爲室。顧絲蘿已訂。何得重婚。乃要求父母提。出離婚問題。二老初則痛責非禮。後以子纏擾不休。

戀 婦 子

四

且不忍拂其意。遂達意坤宅。并極道歉忱。時少甫經

悠悠長夜中。一掬傷心之淚已耳。

商於外。徐氏一女流無如之何。離婚一節。竟成事實。  
巧娘乃進讒於徐曰。錢氏之離婚。未始非醜名傳播。  
所致孽由自作夫復誰。尤爲今計。惟速行配偶。無須  
細擇。蓋我欲擇人人須擇我。似此被人家婚之女郎。  
若再因循貽誤。勢必老守空閨。無人過問矣。徐氏曰。  
媳言甚是。吾觀西村許郎人頗誠實。家堪溫飽。異日

君何爲詢此。趙喜曰。然則吾誠不虛此行哉。夫人聽  
當遣媒說合。惟淑芬雖非吾女。向者亦頗費提携。不  
料一入學校。遲至如此。誠負我苦心。語次微喟。於是  
對淑芬尤淡漠。巧娘見計之得售也。益附和之諷語。  
時加毀言。常進指桑罵槐。刺刺不休。嗟夫。淑芬將尋  
短見乎。覺徒傷生命。欲寄塵世乎。實無立足地。惟於

淑芬父歿。母扶櫬返里。中途又不幸暴卒。自是杳無  
音信。少甫嘆曰。吾豈不知。但念吾妹孤苦。無依無靠。  
恐有不測。故不捨手。而以爲死。吾妹既死。吾亦無生  
意。不如歸去。尋求生路。或可一活。吾妹既死。吾亦無生  
意。不如歸去。尋求生路。或可一活。

先是淑芬有表姨周氏。嫁閩中謝姓。淑芬母適閩夫。  
宦遊至閩。周氏有子。與淑芬均在襁褓。遂聯二姓。歡  
喜。當時玉鸞一雙。作爲婚證。男女各執其一。孰意次年  
淑芬父歿。母扶櫬返里。中途又不幸暴卒。自是杳無

音耗。周氏念頗殷。函詢浙地諸戚。或宦游他處。不知其詳。或情誼疎淡。漠不關心。數年之後。幸一故鄉客至。方知淑芬失母。依於嬸處。乃因感趙某經商之便。忖原聘物託其一詢焉。

趙語畢。復取玉出。徐視之意愈驚異。蓋嘗見淑芬奮內有此珍也。乃匆匆入告淑芬。取玉比之。若合符節。巧娘在側。色甚慍。曰。甯有此事。近來驅術甚多。不可不防。徐語淑芬。謂尙能記憶否。淑芬含羞曰。稚幼無知。安能記憶。徐沉思有頃。曰。當二十年前。汝尙未育。似聞汝母有表姊適閩客。所言當不謬也。後汝母卒。緣巧合。蓋汝本許字錢姓。無端解約。今幸許姓尙未

成議。不然頗費周折矣。

於是乃出告客曰。雙鸞無異。事屬不虛。今幸姪女未字。堪完舊約。但雲山遠隔。成婚未便。奈何。趙曰。是無慮。敝戚嘗云。如果屬實。明春命子來浙。禮可耳。徐頗心喜。餉以酒黍。客餐畢即去。

袁期近矣。徐製辦妝奩。匆忙甚。巧娘妒且恨。託詞患疾。不耐繁喧。歸寧去。淑芬雖稍慰。第以未識夫婿。贊愚。尙覺忐忑。一日偶過庭前。見僕婦方焚廢紙。一殘舊之信函。觸入眼簾。見爲己名。取而視之。且驚且泣。曰。是誰陷我。拆痕宛在。必接於嬸手。疑我白璧玷瑕矣。故去秋即相待異。昔然此何受虛究爲何人。而設此破壞名譽之計。輾轉莫得其故。乃藏於衣袋中。

戀 燈 子

六

春風和煦音樂悠揚某大廈中一對璧人方行婚禮。會阻我入學後又挑撥離前使我失愛已復從旁投卽謝卓民與王淑芬也。卓民風流倜儻玉樹亭亭畢業於大學掌教於閩中此次來浙假友人宅爲結婚地綠窗描黛紅袖添香極人生之樂事。淑芬亦私自慶幸一日忽憶僞書尙在篋底乃以歷年情況告諸卓民且取僞書示之謂吾今日尙未知誰弄此狡猾卓民反覆審視詫曰吾觀筆跡頗似吾舊學友吳某所書然彼與卿何仇而若此。淑芬悟曰是矣巧娘吳姓嘗聞其弟賦閒在家是必囑弟爲之無疑。彼先

井下石噫人心真不可測也相與嗟嘆不置。卓民曰芬曰吾見近世女子莫不求學向者未竟之志尙望君善成之。卓民曰は何難且俟回里後吾代卿擇一女校可也。淑芬感謝蜜月既過夫婦返閩。淑芬復入學肄業後亦執教鞭於某校而一段惡姻緣反變爲好姻緣亦奇矣哉。



種德著夏令要藥名園

藥要合夏

老巡捕房對門



種德園老藥局

純粹國貨

調味精粉

#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

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

「菜

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

「家

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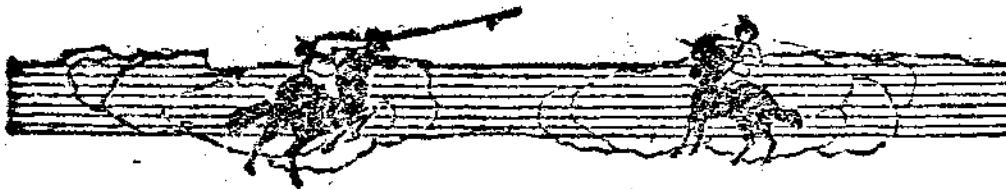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四角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敦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  
南貨茶食號 大純素精公司啟）





#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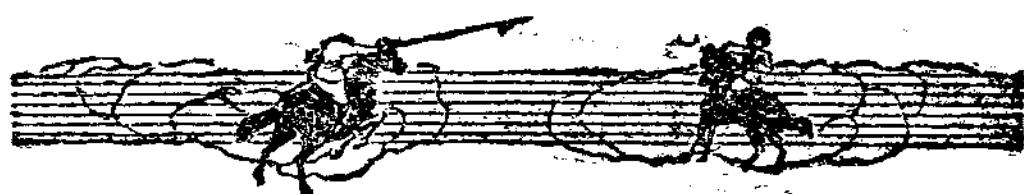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効閑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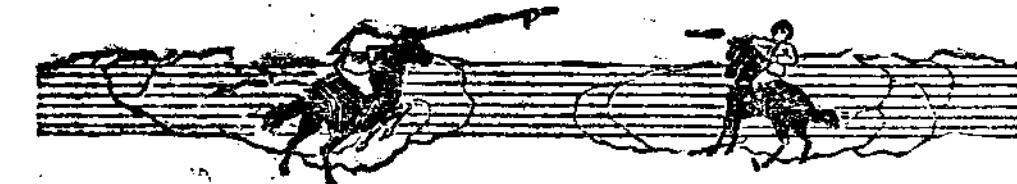
話說向樂山勉強挨出火鋪大門。行不到兩箭路就昏倒在地。這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曠野寒風已是侵肌削骨。幸虧向樂山得的是火症在草地上睡了一夜。次日倒清醒了。祇覺得肚中飢餓難挨。想回到火鋪裏去買些飯吃。又苦身邊一文不剩。料想這個沒有天良的火鋪不給他錢。決不會有飯給人吃。遂極力掙扎起來。打算找一個大戶人家去討些飲食。行了半里多路。忽見前面山坡下有兩條極雄壯的牯牛。在那裏拼命相鬥。兩條牯牛的角都有兩尺多長。兩個牧牛的小孩各自牽着牛綱。用力往兩邊拉扯。但是兩牛鬥紅了眼。那裏拉扯得動呢。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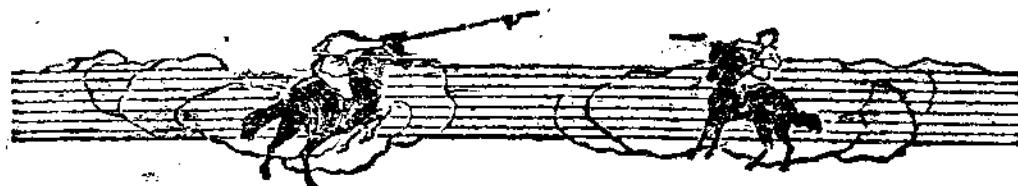
急得哭着叫喊起來。向樂山滿想上前將兩條牛分開。奈自己大病之後。恐怕敵不過兩牛的力量。沒得反被牛鬥傷了。給人笑話。祇是兩牛正當住自己的去路。山坡下的道路又仄。兩牛既鬥。紅了眼打那跟前經過。也得提防被那長角挑着。正在旋走。旋計算應如何才好過去。祇見從山坡裏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穿着得十分華麗。相貌也生得十分清俊。左手把着一張朱漆彫金雙弦小彈弓。右脣下懸着一個花繡彈囊。笑盈盈的走了下來。開口問兩個牧童道。你們哭叫些甚麼呢。牯牛鬥架不是很平常的事嗎。卽聽得兩個牧童答道。解少爺那裏知道像這般的鬥架。輕則把角折斷。重則兩牛都得鬥死。折斷了角也是成了廢牛了。那童子笑道。你們有綑在手裏。也拉扯不動嗎。牧童道。我們實在不能再用力了。若一下扯缺了牛的鼻間。就更沒有法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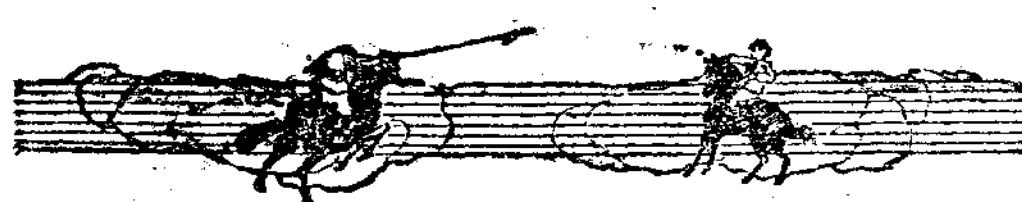
童子笑着向牛跟前走。牧童连忙止住道：「解少爺快不要上前去。兩條畜牲都紅了眼把你挑傷了。我們更該死了。」那童子也不答話，一伸右手，握住一條牛尾，回頭教牧童讓開。牧童忙往旁邊一讓，那童子拉住牛尾，向後便退。將那條牯牛拖退了丈多遠，牯牛被拖得嗚嗚的叫。但是拖退了那條這條却趕上去，門讓路的牧童便連聲叫苦，道：「解少爺專拉我的牛。我的牛太吃虧了。」童子聽了，即停住脚，用手在那牛屁股上向前一推。這條牛抵不住，也往後退。嚇得這牧童避讓不迭，也連聲嚷道：「解少爺幫着他的牛鬥我的牛。我的牛不太吃苦了。」向樂山立在一旁看了，不由得暗暗納罕，心想這個孩子的力量真不小。看他的衣服氣度可知是一個富厚人家的少爺。我今日窮途落魄，能在他跟前顯點兒本領，倒不愁得不着一頓飲食。祇恨我這時偏在大病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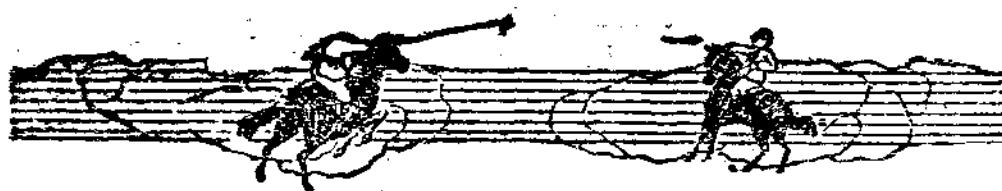
又飢瘦無力這便如何是好呢心中一急忽生出一個計較來思量羅新冀老師傳授的千劙閘還不曾有機會使用過這時正需用得着何不試他一試主意已定便不遲疑趁那童子把兩牛推走的時候幾步走到兩牛當中一手按住一個牛頭口中笑道你們都用不着爭論等我來替兩牛講和罷話沒說完兩牛被按得都跪下了前蹄不能再鬥了向樂山隨手一帶兩牛都睡倒了口流白沫兩眼翻白原來這種千劙閘又名重拳法並非實在工夫乃是一種魔術不過極不容易鍊成鍊成了和實在工夫一樣隨時隨地都能應用那怕籃盤大的麻石運用千劙閘一掌劈去能立刻劈成粉碎不問有多健壯的牛馬一遇千劙閘就壓得伏在地下動彈不得本人坐在船上可用千劙閘將船壓沉會使千劙閘的人使起法來任憑多少人也拉扯不動就祇動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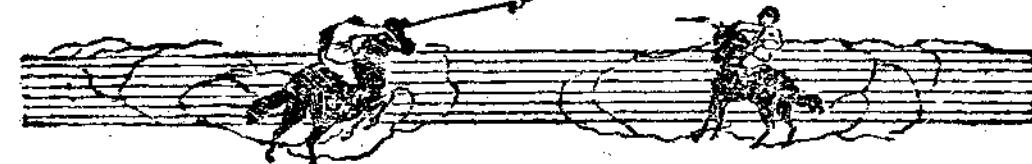
和人較量武藝的時候却用他不着向樂山這時用千觔閘將兩牛壓服那童子果然驚異的了不得慌忙走過來請問向樂山的姓名向樂山把姓名說了也回問他他說姓解名清揚定要請向樂山到他家去向樂山巴不得有此一請隨點頭應好正要舉步跟着解清揚走兩個牧童忽同時放聲哭道你這人把我們的牛打死了就想這們走嗎向樂山回頭笑道我何嘗打死你們的牛這兩條牛不都好好的活在這裏嗎牧童不依道既是活着的如何不動一動呢向樂山道要他動很不容易我一走他就會動了牧童那裏相信四隻手將向樂山的衣角拉住不放解清揚見兩牛躺在地下祇是喘氣也祇道是要死了便教牧童鬆手道打死了牛沒要緊算是我打死的便了牧童見解清揚這們說才把手鬆了向樂山道兩牛因鬥疲了又被我一按所以躺在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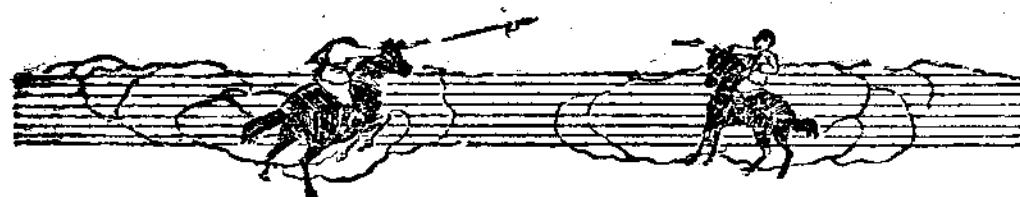
不能動彈過一會就要起來的向樂山跟着解清揚轉過山坡。走到一所樹林密茂的莊院。解清揚道這就是寒舍了。向樂山看那莊院的規模比陶守儀家還要宏大。一望就知道是一個資產雄厚的紳耆家。解清揚引向樂山進了大門。祇見幾個青衣小帽的人從門房裏出來。垂手侍立的迎着。解清揚把頭略點了點問道。老太爺已起床了麼。中有一人搶着答道。已起床好一會了。剛才還傳話出來。請少爺回來的時候趕快上去呢。解清揚也不答話側着身體讓向樂山到裏面一間書室就坐。隨告罪說道。且等小弟進去稟明家祖再出來奉陪。向樂山連說請便。解清揚進去不一會。即攜扶着一個白鬚老者出來。向樂山忙立起身。解清揚對向樂山紹介道。這是小弟的家祖。向樂山搶前一步行了個禮。解太公也忙答禮笑道。方才聽得小孫稱贊老哥的本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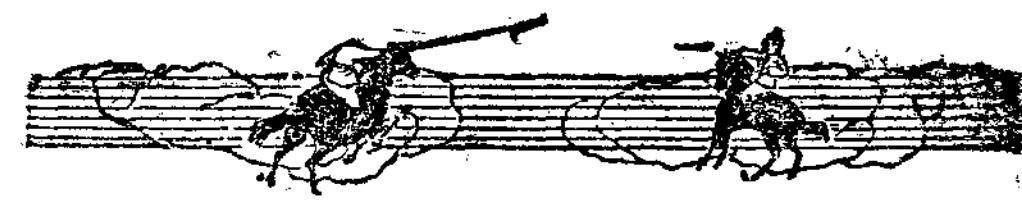
得老朽不由的十分欽佩。老哥貴處那裏。何時到敝鄉來的。看老哥的氣色。敢莫是病了才好麼。向樂山見解太公說話的聲音。宏爽精神。完足全不像上了年紀的人。料想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物。便將自己的身世來歷略述了一遍。解太公笑道。原來是羅老英雄的高足。怪不得有驚人的武藝。羅老英雄和老朽最要好。祇可惜我和他相見得遲。他去世得太快。本來打算將小孫拜給他做徒弟的一則。因羅老英雄存心客氣說自己的本領不夠。做小孫的師傅一則。因玄妙觀的智遠禪師歡喜。小孫定要收小孫做個徒弟。老朽知道智遠禪師的本領原不弱似羅老英雄。既是歡喜小孫。便算與小孫有緣。當下就依了禪師的祇是禪師的本領雖好。無如小孫的資性頑梗。何嘗能得着他師傅的好處。倘若承老哥不棄得。便指教指教。老朽真是感激不淺了。向樂



山慌忙拱手答道。敝老師尙且自知本領不夠。小子有何知識敢當。指教的話解太公回頭對解清揚道。向大哥大病新痊。昨夜又露宿一宵。此時必已很泛饑了。還不去催廚房裏快些開飯上來。解清揚應着是去了。向樂山正苦不好開口要飯吃。聽了這話恰如心願。頃刻開上飯來。解太公起身笑道。恕老朽不能奉陪。寒舍房屋寬大。如不嫌沒好款待。望多住些時。小孫必能得不少的益處。說完又叮囑了解清揚幾句好生陪款。挽留多住的話。自支着拐杖進去了。解清揚陪向樂山吃過了飯。同立在丹墀邊談話。向樂山見丹墀當中安放着一口絕大的金魚缸。缸裏養着數十尾鼓眼暴睛的金魚。其中有兩尾最大的都足有一尺長。向樂山指着笑道。像這們大的金魚我還不會見過呢。大概在這缸裏已養得不少的日子了。解清揚搖頭笑道。前日才弄到這缸裏。



來這種金魚缸那能養成這們大的金魚。這兩尾魚祇怕再養不上幾日。仍舊得退還原處去呢。向樂山問道。這話怎麼講呢。難道這們大的缸還養不下這兩尾魚嗎。解清揚道。不是養不下這魚是我師傅的我偷了來養在這裏。師傅不知道便罷。若知道了。不是仍得退還原處去嗎。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那種天真爛漫的樣子。不覺好笑。問道。不就智遠禪師嗎。他養了多少金魚。你怎麼偷了來的。解清揚笑着點頭道。我師傅前日向我們大家說。他老人家要去西安看個道友。約莫有三四白盤桓教我們不要到觀裏去。他老人家親手掘了一個魚池。養了一池子的金魚。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這們大一尾。他老人家每日在池邊走來走去。魚都養親了。他老人家立在池子東邊。魚也集聚在東邊。伸出頭來望着。師傅他老人家。一到西邊。魚也立時跟了過去。他老人。



家臨走的時候對我們大家說池裏的魚是有數目的少了一尾都知道誰也不許動他一動他老人家走過之後我們商量這一池子魚師傅那有數目一定是怕我們偷故意是這們說了嚇我們的不見得偷去一兩尾他老人家回來真個知道大家都說偷了沒地方養要我偷到家裏來我因此就偷了這兩尾向樂山道從這裏到西安數千里的途程怎麼說祇有三四日的盤桓呢解清揚道我祇聽得他老人家是這們說也不知道西安在那裏今日已是三日了明日他老人家就要回的回了的時候我帶大哥去觀裏玩玩向樂山以爲是解清揚聽錯了決不是陝西的西安次日同解清揚走到玄妙觀一進觀門就看見有十多個小孩年齡都與解清揚髮鬢分兩行列着在大殿上練拳腳一個魁梧奇偉的和尚反操着兩手笑嘻嘻的立在旁邊看解清揚對

# 興泰電燈公司

贈送親友



合家歡樂

以此最宜

本公司新到  
雅緻台燈大  
小有百餘種  
裝璜極麗款  
式絕佳陳諸  
廳堂臥室書  
房辦事室等  
處不獨令人  
身心愉快且  
能煥發精神  
洵爲無上之  
妙品也

壁隔局總政郵路京北在號三二十七A路川四海上

號九一一四央中話電

# 三元牌白蘭地

上海吉利洋行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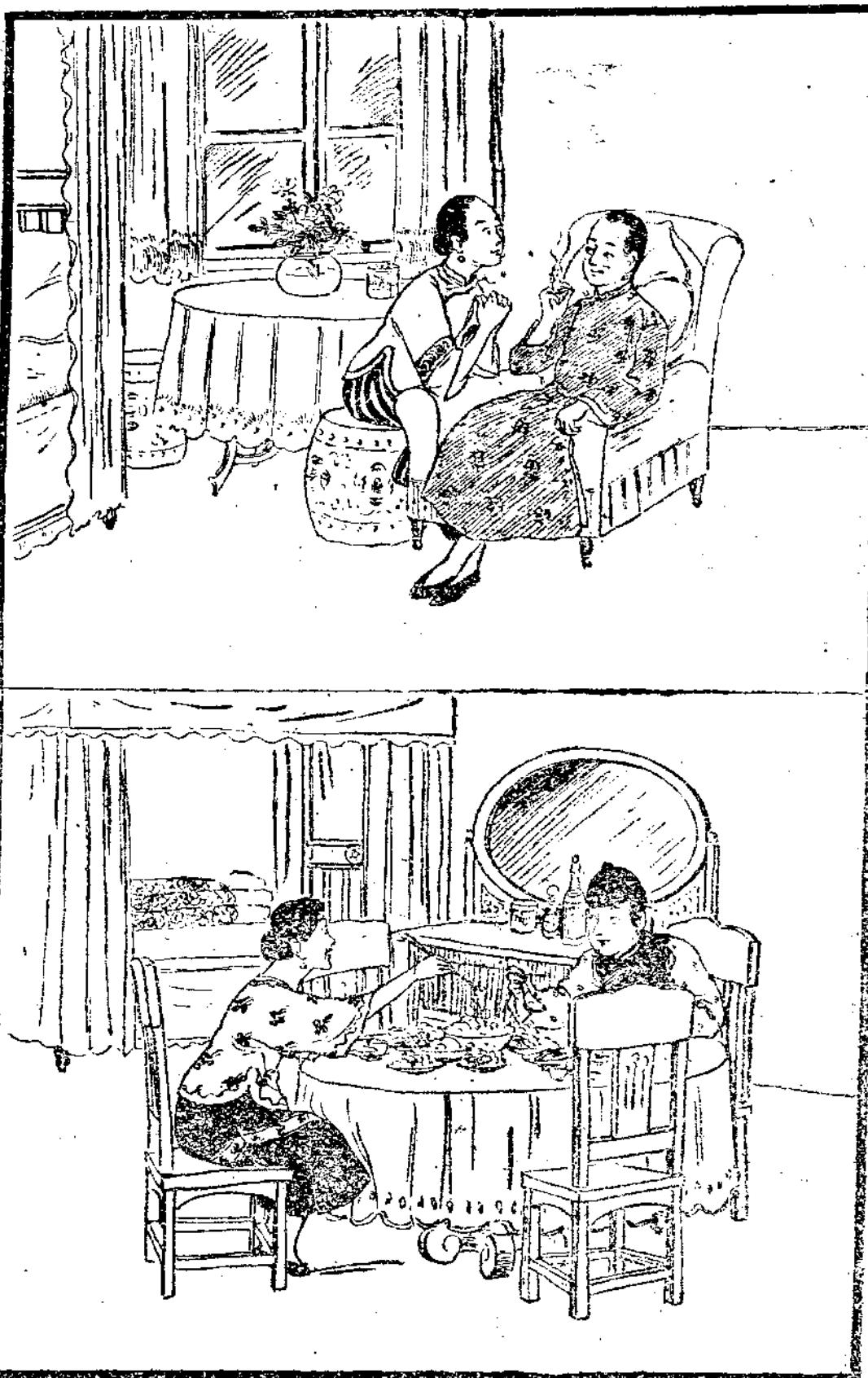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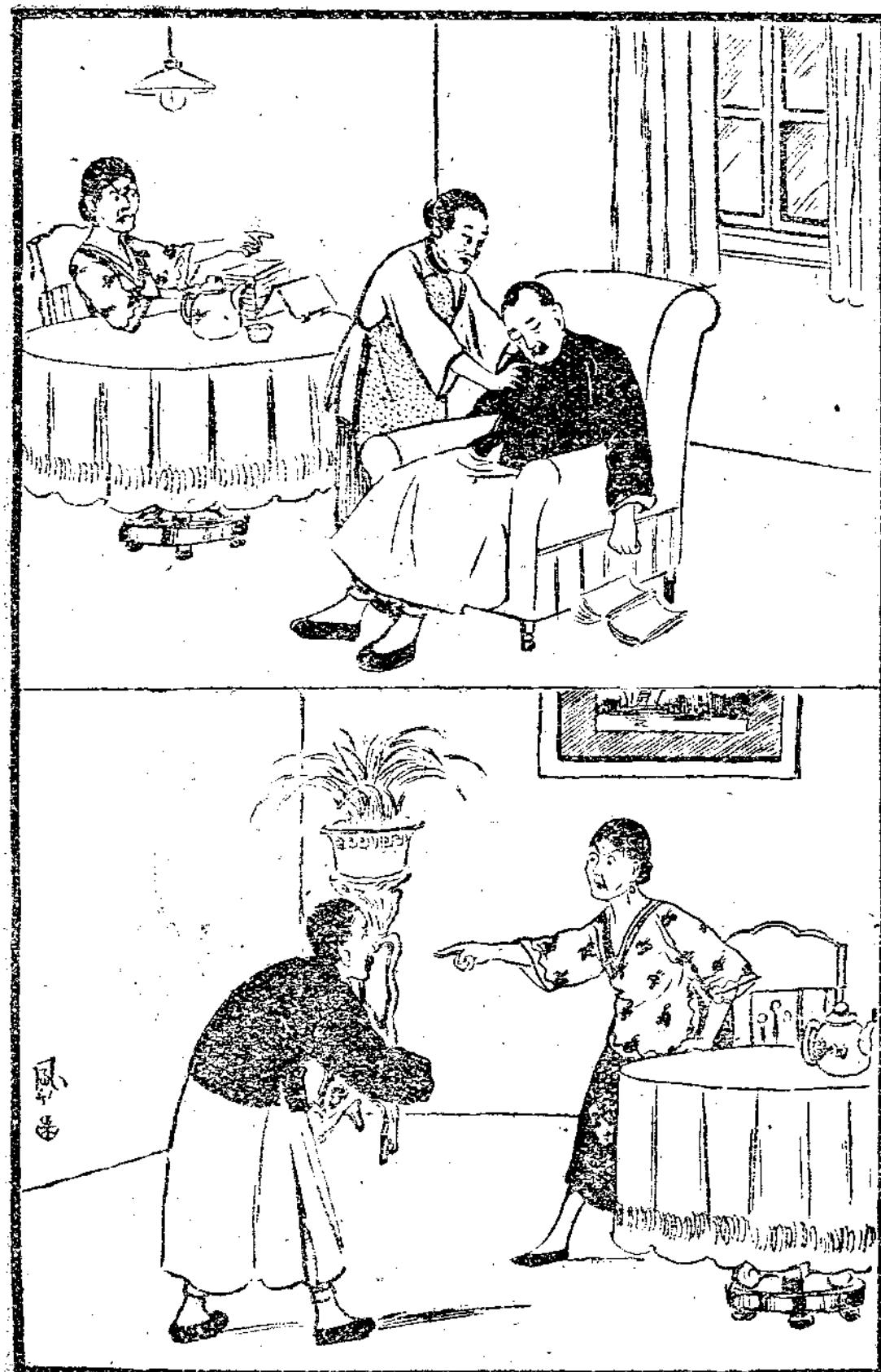
最美味



第五十五回 除障礙葉奶奶荐友



第五十五回 憤塗制孔太太拒夫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五十五回 除障礙葉奶奶荐友 憤牽制孔太太拒夫

講到葉奶奶不是痴人。難道看不出孔太太的意思。然而他倒並不恨他。心中轉有些可憐他。這也是同病相憐的一種關係了。因私下問黑老三。孔太太很歡喜你的。你知道不知道。黑老三聽說。臉倒漲得紅了。原來他心中未嘗沒有知覺。孔太太待他好。他祇能放在心裏。那裏敢告訴葉奶奶知道。現在被他當面道破了。豈不心中着急。他猶恐怕又要發生和那番一樣的風潮。所以先急得頸紅面漲起來。戰戰兢兢的說。這這個我倒並未覺着呢。葉奶奶對他笑了一笑道。你休哄我。連我都覺得了。你難道還沒有覺着嗎。這人我看着他倒也是怪可憐的家裏。

這種老頭子又齷齪又討人厭那裏還有什麼意趣老實說照他這種年紀要出去尋一個知心貼意的朋友也是很煩難的了他看中你主意倒也不錯只是你現在正和我要好也不能夠再去和他結伴了我想你可有什麼同輩的朋友介紹一個給他讓他有了遊玩的伙伴省得天天纏着我們在他也是望梅止不得渴我們還礙手礙腳行動上有種種的不便呢黑老三聽言曉得葉奶奶不是說動氣話了當時心也放得定咧說現在尋朋友倒也是很不容易的呢有些脾氣壞的恐怕合不長久脾氣好的又大都有着伙伴讓我來想一想那一個配和孔太太合得攏於是沉吟有傾忽然說有了清和坊的大阿英新近和小老二講開了阿哥你可知道葉奶奶驚道他兩個割頭換頸不是好得什麼似的嗎爲什麼講開呢黑老三道那樁事不能怪大阿英却錯在小老二自他兩個合夥之後阿英倒循規蹈矩除了出堂差住夜客人從此不留一個小老二同他在六馬路借

起小房子。開消都是大阿英坦承的。說明白彼此不許另交朋友。誰知小老二太沒良心。趁着大阿英有小房子借着。每揀他出堂差忙碌的時候。常招了別人回。去這件事起初大阿英還不知道。後來被快嘴毛因搬了口舌。大阿英曉得了。當然要和小老二吵的。他出了錢租着房子。却讓別人受用。誰也不願意做這個瘟孫。但只消小老二認個錯也好完了。不意小老二脾氣比大阿英更大。反跳起身來大罵大阿英。罵的都是很難聽的說話。大阿英被他罵得哭了。賭氣連有一個禮拜不上小房子。開消也沒送去。誰知小老二還不肯服輸。反挽出一班白相人。到大阿英生意上來同他講斤頭。要敲他一千塊錢竹槓講開。你想大阿英素來就是個胡調朋友。有錢到手。濫花無餘。教他那裏能夠一手拿出二千洋錢。所以也只得託人出來轉圜。好不容易講妥。大阿英拿出五百塊錢。小房子中一切器具物件。都歸小老二掌管。大阿英不得過問。這件事大阿英連請客使費。足用到動

千洋錢還不會得到面子。你看了目今時勢。軋朋友豈不太難了麼。現在小老二承襲了這一間小房子的利益。儘他天天張三李四帶回家中。好在彼此都是女人。還不致動人疑心。身子也算自由極了。惟有一樁難堪之處。就是這班來的人。白跑跑固然願意。要求一個能和大阿英般肯擔承一切開消的。却難乎其選。所以小老二一個人每月要肩二百出零的開消。他可心裏頭很不開懷。我想孔太太家裏還有老爺。天天住着。沒有你這裏自由。勢不能招呼個女朋友回家去相伴。所以惟有教孔太太自己出來。但出來免不得要借小房子買傢伙。第一筆開辦費也一定不小的。孔太太素來手頭很緊。恐他也未必肯出。故我以爲他和小老二要好了。實在最合式不過。一來小老二有現成的房子。可以省却許多手續。每月教孔太太貼些開消。想必他還拿得出。二來小老二不肯受人束縛。孔太太自己並不是自由身子。當然也不能束縛別人。三來小老二所識都是堂子中人。

大都是下半夜和上半天的工夫。孔太太却祇有下半天和上半夜可以出來。時  
間上豈非更湊巧嗎。葉奶奶笑說。你倒好的。小老二爲人既這般利害。你還拿個  
孔太太去舉薦給他。可知孔家素來很忠厚的。那裏是他們對手。介紹了他。教他  
去吃別人的苦。自己也於心何忍呢。黑老三道。這就難了。我原說外間軋朋友。不  
是容易之事呢。就是男女交情亦然。或者財力夠得上別人。方能令人死心塌地  
的向你。不然除非有奇才異表。也能令人心服。捨此之外。一班平平庸庸的交情。  
明中稱爲朋友。暗裏何異敵國。誰不是你張着鉤距向我。我伏看鉤距向你。門智  
鬥力。全仗得棋高一着呢。孔太太不軋朋友則已。要軋朋友。非得自己放些兒手  
段出來不可。葉奶奶微笑道。你現在不是自己不打招承了麼。原來你並不是真  
心同我要好。實乃是一派假工夫。料不到你還當我敵國看待呢。黑老三忙分辯  
說。阿哥你休誤會我的意思。我第一句不是已聲明過了麼。倘若財力夠得上別

人當然也能令人死心塌地向你的。現在我吃你穿你還說不是死心塌地向你嗎。孔家太太那及到你的資格。怎能夠和你相提並論呢。葉奶奶嘆吸一笑。說你灌得好甜的迷湯。黑老三也笑道。這一碗迷湯恐怕除了你阿哥之外。沒第二個人有福消受得我呢。說着兩個人都笑了。這夜孔太太來時。葉奶奶老實不客氣。告訴他要把小老二介紹給他做朋友。但孔太太心中歡喜的原是黑老三。聽葉奶奶要他更換一人。心中未免不願。不過黑老三是葉奶奶的朋友。故也萬萬說不出自己愛他呢。想想橫豎軋朋友不過是句混話。好不好却在自己定主見。暫時答應他也未爲不可。因卽點頭稱好。難爲葉奶奶明天還特地作了個東道。請小老二和孔太太相見。孔太太看小老二也同黑老三般喜歡男裝打扮的皮膚也比老三爲白。所差者就是他火氣太重些兒。不及老三文靜別樣却無有一椿夠不上他。孔太太一見之下。頓時心就別轉來了。或者是他們的夙緣。彼此都各

傾心。不免相見恨晚。次日是孔太太還敬東道。仍請着小老二。不意葉奶奶和黑老三兩個商定主意。託故不往。讓他們兩對手覲面。不知講了些什麼閒話。當夜小老二還帶他同到小房子中走了一遭。這一番認得了路。便熟門熟徑。差不多風雨無阻。每天非得來探望小老二一次不可。葉奶奶那裏從此裏足。他們也落得眼前清靜。對於小房子中的開消方面。孔太太雖不明言。每個月貼他多少。但逢到小老二要用錢的時候。對孔太太提起一句。孔太太無不依從。起初拿出自己的私房。後來私房完了。便在老爺跟前推頭又麻雀做賭本。或者自拿。或者就打發小房子中的娘姨。假充是葉公館用人。前去三百五百。也不知拿過多少。今番這一筆軍餉領到之後。當然人馬歡騰。士卒効命。個中情形。我也不能細說。單表小老二既拿了孔太太的錢。當然不能不拍他幾句馬屁。說你我這般要好。比之同胞姊妹還要勝過百倍。可惜你猶有老爺在家。不然就我們姊妹倆共一生。

一世却也未嘗不好呢。孔太太不懂他這一句話是灌迷湯還以爲小老二真個同他好極了。洩露心腹一時頗怨恨自己丈夫爲甚不死。致令我與老二的情份上多生一重障礙。想來好不難堪。雖然他一個電話去。孔老爺馬上教娘姨送了錢來。但是這點點好處。那裏能及怨恨心之萬一。不但是今天就從前孔老爺待他一輩子的好處。也被今朝這股怨氣蓋殺得乾乾淨淨。滿腔裏只覺得有丈夫在家。非常討厭。害他不能夠和老二共一輩子。又彷彿老二講了這一句話。馬上就要離開他似的。心中不勝憂愁。這夜回家。他一路上就預備着到家裏大大的和丈夫掬一場氣。能把他氣殺了。自己也可脫一個終身之累。只愁他鈍皮老臉。罵他不開口。打他不還手。教我也就沒法兒奈何他。咧他存心如此可憐子文還在夢中。自從送上達出門之後。看了會書。睡魔來擾。不覺在椅子上磕睡着了。孔太太回家。他也不會起身迎接。這就是椿大大失禮之處。太太怒上加怒。教娘姨

將他推醒。問他昨夜難道沒有挺尸。爲什麼這般好睡。不顧人回來不回來。你就自顧自睡着了。可見你全不把我放在眼內。不然我沒回家。你難道一點兒心事都不耽嗎。假使我外間被汽車軋殺了。你也只圖自己好睡。不管別人的賬。不是子文不料他太太無端大發雷霆。一時急得手足無措。聽他不住罵着。自己只顧低頭認錯。等他罵完了。方敢說。我以為太太拿了賭本出去。一定要又全夜麻雀的。不料你這般早就回家來了。實乃是我伺奉不週。偷懶貪睡的大錯。該打該打。請太太隨意賞打幾下。以儆將來便了。太太說。我打你還沒生這隻賤手呢。別說打你了。就罵你也沒這一張賤口。如今我已看穿你的心了。你真是一個老奸巨滑。無情無義的壞東西。我與你從今以後恩義兩絕。你休當我老婆。我也不當你丈夫。說到這裏。氣急哽塞。坐下來不能再開口。子文慌忙替他搥背抹胸膛。心裏頗納罕。太太不知爲什麼講這些話。自己好在那裏滑在那裏。連我都不明白。

無情無義。更不知從何說起。難道打了個磕睡就把情義從夢中丟却了嗎？但這些疑問他祇能悶在肚內。不敢和太太談判的。孔太太當氣急咽塞的時候。得他搥搥抹抹。却也未嘗不胸口舒適。及至一口氣回轉之後。卽忙推開了他。厲聲說。你還不離開我遠一些兒。子文那敢不依。口中答應了個是字。身子慌忙移後兩步。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一旁。若在別時候。孔太太見他這般低首下心的樣兒。就有氣也早平了。偏偏今天還夾着點討厭心腸。所以也不能再講這個恕字。又值子文朦朧初起。他兩眼皮本來紅的。加上重重眼污。更覺髒不可言。一張皺皮臉黃中帶紫。幾縞稀鬍子七上八下。表面上這副情形。已覺難堪。所以孔太太連正眼也不願意望他。自己只是怨命。這般齷齪的人。爲何偏偏派給我做丈夫。一般張家伯伯。和他差不多年紀。不是比他乾淨得多嗎。彷彿從前他還髒得好一些兒。這幾時格外齷齪得利害了。照此情形。怎還能和他同處下去呢。轉不如早

些與他斷絕了關係。也不必再嫁丈夫。儘可喚小老二來家陪我。或者我自往小老二家裏去住。二女同居乾乾淨淨。清清白白。同修行一般。說出來也未嘗不體面。像丈夫這般年紀。本來也不配再近女人了。我就離開他。也未爲不情。念頭轉到更不遲疑。當時就對子文說你聽着。我現在和你緣份滿了。你天天開口元始天尊。閉口太上老君。本來也可以成仙。我還是個俗子凡胎。再同你住在一起。豈不害你做不得仙人。所以我從今天起。自己也要修行修行。不論你讓我。我讓你都可使得。你要讓我的話。日常開消須要替我預備着。我若讓你的話。到老百姓過活之資。你也不能少我的。現在沒別的問題了。只消你說一句。究竟你讓我。讓你還有你能給我多少萬洋錢。這問題解決之後。今夜就跑開。也可以到明兒再跑開也並無不可。說罷立逼子文回答他。可憐子文肚腸。原是直拔直沒有灣曲的。聽了他太太這般講。還以爲他當真爲着自己太迷信了。至誠壇內的天君生了

氣。所以要和他鬧翻呢。一時急得左右無計。原來他們這班至心朝禮的壇弟子。果然都指望生前討好了天君。死後便可封神的。不料太太同他反對起來。究竟一方面是玉皇大帝。論勢力也同天子不相上下。豈非教他左右做人難。不知服從了那一面的好。後來他想到古人有句話。說甯可驚天動地。不可惹動家內的玉皇大帝。可知玉皇大帝比之天地尤高。壇中天君當然也不是他的對手了。況且成仙成佛都在將來。眼前還未可查考。倘若不依玉皇大帝的諭旨。他朝外一走。眼前虧豈不吃定了麼。所以比較之下。甯可得罪神佛。不可得罪老婆。於是他宗旨打定。慌忙向太太深深一揖道。夫人休得生氣。我所以進至誠壇者。也並不是想一個人獨自成仙。昔人有一人成佛拔宅飛昇者。所以我修行的希望一半還在於你。你休得誤會了我的意思。現在你既然不願意。我再談天君的話。我就從此不談。壇中永遠不去。我也可以依你總而言之。你要同我分開這件事。却萬

萬使不得的一來。你我年過半百還未有兒女。二來。我已這一把年紀了。身旁邊祇你一個是我最親密的人。到要緊頭上可以體已服侍的一句話沒講完。太太就跳將起來。說你當我什麼樣人。教我服侍你。我出世以來從未做過人家的娘姨。大姐天然祇有人服侍我。我是從來不服侍人的虧你居然想教我服侍你了。問你可生有這種福份嗎。子文忙分辯說。太太你誤會了。我所講服侍兩字的意思並不是指點底下人服侍端湯端水之意。所以話前還帶着句要緊頭上要緊頭上者就是尷尬時候。有個親人在旁邊大小事情都可託付不致被人暗下作弄之意。那個還敢教你服侍我。做活我想這一世上祇有我服侍你的日子。決無你服侍我的心腸。從你進我家姓孔的門口至今經過了多少事情。我何曾敢勞動你一次。這點兒意思想必你也可以想得明白。咧孔太太聽說又駁他道。這句話就算被你強辭奪理翻轉來了。還有你早先說的未生男女那句話。難道你倒

了這般年紀還打算養兒子嗎。子文一聞此言老臉不由的漲紅了半晌方說這也不過是一句話頭罷了人到衰年誰不想望兒孫所以說話之間講講就帶到這上頭來咧太太就罵他放屁你爲何牽枝接葉對我講這種話莫非怪我沒養兒子是我錯了不是老實講生男育女各人有各人的福份有者不能強使其無無者也不能強令其有你先要怪自己祖宗不會積德所以輪到你身上該受絕子絕孫的報應與別人什麼相干既然你對我講這些話爽興我不必來替你家擔這滅門的過失了讓你另外討個女人回家去傳宗接代不過我自己養老過活之費你也得給我幾萬呢子文一想不好了無心一句話又被太太扳了叉頭去咧然則怎樣方能夠挽回呢不得已祇可再向太太打恭作揖低頭服罪只求他息了怒下次決決不敢再放半個屁了然而太太心中別有作用那裏肯取消前議呢所以子文越求他的意思越堅決起來纏了一夜仍舊是沒有結果而且

還不許子文上床。可憐他委委屈屈就在簾靠椅上度過一宿。次日他自以爲太太昨兒出了氣。今天一定怒氣消滅了。趁他沒起來時候。親到他床前。問長問短的大獻殷勤。不料太太一百二十個不開口。始終沒睬他一睬。起身之後。也不同他講一句話。梳洗完畢。連早飯都不會吃。就此命人雇黃包車坐了出去。他一走子文又團團轉的無法可施。恐怕太太此一去不回來如何是好。他素來常到的所在。自己又並不知道。教我那裏去尋那裏去找。當時頗悔自己沒雇車跟他同走的。萬一他橫了心尋個短見。這更是我終天之恨哩。心中愈想愈怕。覺此事惟有到至誠壇請示天君。或者有個着落。事急了也顧不得更換衣服。就便裝打扮的往至誠壇而來。其時因時間尚早。董事部諸公還一個不曾到壇。但一班求仙方的善男信女。却早已擠滿了一室。兩個開沙的。還適適意意的在那裏吃早飯。談天呢。一見子文來了。猛然都吃一嚇。於是就風捲殘雲似的用完早點。沐手焚

香化符開乩。子文也向記錄的要了張紙條。自己寫上孔某家口不甯。請天君示明正途。呈到供抬上。兩個扶乩的將乩筆在紙條上盤旋數四。就此寫出一首詩來。要知是何言語。且待下回分解。

承雲軒出版部惠贈嚴芙孫先生編輯之「全國小說名家專集」一冊特此誌

## 謝 (濟羣)

承雲軒出版部惠贈嚴芙孫先生編輯  
之「全國小說名家專集」一冊特此誌  
謝  
(濟羣)

前曾乳食不化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直隸熟河赤峯北線胡同路東徐澤卿先生將其五個月之外甥照片寄至敝局及證書一紙述及此嬰孩之肥壯活潑皆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也其來函

徐澤卿君之子



此喜

云小甥朱承馥係五個月嬰孩因食乳不消化常患肚痛小腸氣後自購得貴局之嬰孩自己

樂活藥片按法服用二瓶之後小甥病愈小腸氣肚潰之痛皆獲全愈刻下食乳皆消化身體又發肥可

小兒

見藥片之功效無窮造福也嬰孩自己藥片對

閉腹痛肚瀉驚風傷風寒熱蛔蟲等患對於出牙時期之痛苦均見奇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書新的版出局界書世路馬四海上)

時事

新小

說

直奉大祕密

價全書一  
角

吳佩孚全史

價洋二  
角

吳佩孚軍略書牘

價全書一  
角

馮玉祥全史

價洋三  
角

■本局爲優待各界顧客起見  
將上列四書廉價一月廉價  
期內照碼對折外埠函購寄  
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之動機者不可不看  
之內幕者不可不看  
之勢力者不可不看  
之活動者不可不看  
之秘密者不可不看  
之欲知最近吳佩孚氏  
之欲知現在全國軍閥  
之行爲者不可不看  
■欲知最近馮玉祥氏

##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理編輯主任  
事編輯者

施嚴獨濟

上海開埠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上海開埠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上海開埠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總印發理編輯主任  
印刷行編輯者

漢口天津  
長沙廣州  
電話中七二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世界四馬路書局

世界書局

▲價目▼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每册	每册郵費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實售四元	二元	日本四分	日本三分	日本一分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憂無由出

有經售機器

本公司地點適中信用卓著近來信託事業日見發達成績極佳又肯代用腦筋苦心計劃故本外埠各商家之委托買賣者愈見其多茲為普及起見均請大家注意

- (一) 寶號有出品無機關者請來
- (二) 寶號欲推廣生意請來
- (三) 寶號欲計劃營業請來
- (四) 寶號欲推銷存貨請來
- (五) 接洽 本埠面談外埠通信

上海 四馬路 紅屋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信託部啓